

L3

T3143/~~2.81~~  
3242.81

河南通志

第十三册

卷之三十九

藝文表牋疏

卷之第四十

藝文頌書啓贊箴

WHITNEY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間鄉黨初不

藝文五

表

魏荀勗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間鄉黨初不

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司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馬孚請治枋口表

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

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水小口漂逆木門朽敗稻

田泛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

進水若天雨霖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

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



晉傅亮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屢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北周庾信賀平鄴都表

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

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茲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睿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從彞幽并僭偽抱圖載籍

已歸丞相之府衛王繫綬竝請中軍之營百年通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愾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竝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竝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似啟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于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璇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

唐劉禹錫賀收蔡州表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

德超遠古道合上玄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叢爾元濟敢懷

異心輒聚匪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睿感潛  
 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  
 紀之通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  
 弔伐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  
 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  
 平凡在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  
 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  
**張巡謝金吾將軍表**  
 瞻仰宸極倍萬群情  
 碧峯豫遊西蜀追駮駟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  
 山殺戮黎獻蹂躪汚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  
 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効命  
**李翰進張巡中丞**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死亡之日  
**傳表**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  
 轎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  
 答于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于存  
 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恩臣節  
 于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  
 生于昌時少習儒訓屬逆寇構亂凶虐滔天挺身  
 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眾當漁陽之鋒賊時竊  
 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

丘潰其心腹及魯吳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  
 舒以天下之眾敗績于潼關兩官出居萬國波蕩  
 賊遂僭盜神器鳴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  
 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  
 不為之卻賊廼抗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  
 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  
 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  
 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  
 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  
 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  
 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  
 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先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眾復配  
 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  
 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遇  
 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  
 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法不列刑有非罪則  
 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  
 死非虧教也折骸而變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  
 為國之體錄用棄瑕今眾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  
 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  
 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寇背德  
 人鬼所警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  
 肩而巡朝廷不登坐晏不與不階一伍之眾不假  
 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  
 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難陽無難陽則無江淮之眾橫而制之若無  
 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于  
 殲滅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  
 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敵人北走王師因之而勢  
 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  
 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  
 志亦以持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垂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  
 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

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  
 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  
 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  
 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巨戴之功大可以掩  
 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于僭禪與復之功  
 重于巨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  
 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  
 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  
 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  
 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  
 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  
 等骸骸不掩臣謂宜于淮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  
 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冤猶思  
 劫命三軍之眾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  
 國家忘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  
 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  
 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  
 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  
 聞得其親親視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  
 在上廣運臨下仁選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

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猶不朽

**宋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幸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

畫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薦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敎勉訖因山之禮懇陳生印之宜伏蒙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曠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真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墜益壯之心至

**楊億知汝州謝表**

沉痾初釋寵寄存臻祗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

糜捐而後已郡閣獲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刻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輔轍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磨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闕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與妖致冥煩之坐遘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遠迷竟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竢然去職羈孤至甚毀疾居多噴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踰平果蒙齒叙此蓋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凝嚴僭窺律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

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于董筆獲次舊聞舛命違屯榮階絕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書稟天堊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晝訪夕修冀無於稅政親未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馮京知河陽謝表** 久塵右聖明坐竊疆藩尚寬罪戾恩私溢望愧灼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極寵光齷齪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堅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眾口乞麾之請遽慙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堂皇尤峻使傳罕經於館侯訟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問里阜安不煩施為有便願養此蓋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春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

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還於舊觀燭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曾肇知陳州謝表**

初緣細故輒巧徙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伸於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謹禱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亡章辱惠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託勢至孤叨榮過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方祇歷下之行忽遘漳濱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長夜不圖天假以餘生况如夢寐之初回憊若醒醜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尚遙迫王程之有限內省疋靡之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瘞實懼仰慙於任使幸修門之在望侍延閣之見收叫閣自言伏鑽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懇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闕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覲康寧之福皆綠覆載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



隸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周終明  
 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忘粉骨難  
 酬此蓋伏遇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逮下威  
 德加於九有而內恕及人篤遺簪墜履之仁推藏  
 垢納汚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與室之中而周知  
 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  
 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察臣實嬰  
 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  
 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緩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以答乾坤之施

**韓維知許州謝表**  
 臣維言輔藩重地豈容授任之輕庸主優恩曲  
 遂及私之便顧茲僥倖交積競榮臣幼雖業儒  
 愚不涉道徒以朴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  
 逢盛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極權參鸞鷲之行盛德  
 繼明預邁風雲之會荐更器使寢荷上知亦思自  
 奮於懦衷庶或有裨於至治而臣才能瑣陋論議  
 淺踈訖無圖報之微勞常幸偷安於外補抗章有  
 請俞旨輒隨矧是鄉邦素稱名郡一門之內第足  
 迭換於麾符數歲之間則舊交歡於閭里省先已  
 之墳壠見前日之吏民榮極知慙感深積懼此蓋

伏遇陛下乾坤覆載雨露生成閱舊物而不遺欲  
 上情之得遂故茲瘁品頓玷寵光臣敢不頌官詔  
 條修舉政事勉旃夙夜庶無壅於上恩有所  
 設施亦少行於素志用為報効冀免譴誅

**歐陽**

**修知蔡州謝表**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  
 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  
 優假撫朽質以競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粗親文藝  
 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  
 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乃昨誤被選掄  
 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  
 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竄高明  
 敢冀天慈不遠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  
 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淳厚物產豐饒雖宣  
 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  
 遇陛下下惻以至本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  
 從其便私哀爾疋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  
 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  
 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范仲淹**

**知鄧州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鄧州軍州事已禮上

訖瑣關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竊念  
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  
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  
而無悔頃以氏羌犯塞朝廷肝食起臣思過之地  
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  
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勳一旦召還  
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  
右改忝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  
齒尚循循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羣  
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  
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需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  
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  
醫藥存養晚年伏蒙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  
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  
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  
福敢不孜孜於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  
憂於千里上酬  
聖造少罄臣誠

魏

魏應璩薦和謨牋

璩開唐堯因群士以通治齊桓

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  
謨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  
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謁思望  
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致身之秋也使  
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  
于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

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  
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  
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  
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彫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藝文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曰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齒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實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洊有羊玄之乘龍凶豎專記朝

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飄甚于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宜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政外闕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宋苟倫與河伯牋

伏惟河伯府君侯潛曜靈泉

波於砥柱包四瀆以

疏

漢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

爵割地與下分功著祿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酬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察而復興絕而復

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光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鹵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夢

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

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進以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

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

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節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杜詩**

**辭南陽太守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

天下幸甚唯北塞未譬聖德威侮二陲凌雲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辭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鬱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甘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村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闕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不授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威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樊準薦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樊準薦**

**龐參疏**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塞馬

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而奇

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羗  
人為患大將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  
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 **蔡邕薦邊讓**  
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 **疏**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  
見今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懸鸞鳳孤  
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  
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  
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孤疑之論定  
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叅合眾夫寂焉莫之能  
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  
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  
宜超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以彰瓌偉之高價昭  
知人之絕明也傳曰牛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  
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  
有所不宜也邕竊謂邕惟此寶考未受犧牛大羹  
之和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將軍回謀垂慮少加  
裁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  
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

古今陳蕃救李膺疏

臣聞賢明君委心輔佐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夫人由此言之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  
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  
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孽言一世之人與秦  
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問封墓今陛  
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  
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  
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  
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遠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  
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  
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  
徐炎旱五穀捐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  
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  
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  
年間無災肯者天所棄也天之與漢恨無已故  
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

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晉孫綽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

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

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

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

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敵交侵神州絕綱

士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

干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

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

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

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

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殘滅百不遺一

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陘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蒸

沱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

實為交切若遷都旋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衰

遷城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

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

山陵之急亦未肯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

發憤忘食忠既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

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避死之

憂促哉何者植恨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

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

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

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入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

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

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

慮也自古今帝王之器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

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

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

至者矣朝欲一字宜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

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於陵所築之壘以奉衛山陵肅平梁許清一河南

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

徙都之資如此賊見亡微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

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  
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  
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食上滅寇為先十年行之  
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  
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遲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  
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  
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  
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  
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  
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  
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再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唐李德裕論河陽事宜疏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

山通谷盡見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  
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  
京洛告山郡傳木有事陳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  
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是所以來賊軍中眾皆

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  
計王宰辨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  
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  
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  
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  
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

韓思復諫捕河南北蝗疏

臣伏聞近日河南北

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翔飛向西薦食至洛使命  
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  
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  
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  
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  
心

韓愈汴州嘉禾嘉瓜疏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

陛下道合天地思靈動植通無不協遠無不賓神  
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  
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

小臣喜遇皮日休請韓文公從祀疏嗚呼聖人之

於休明用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  
知也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  
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  
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春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  
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  
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  
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  
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患又不知  
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  
中子文中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  
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  
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  
文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  
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  
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

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  
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  
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饗於孔聖  
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  
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  
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  
列則未可云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  
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宋范純仁論黃河疏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

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  
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  
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  
失者也又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  
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  
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  
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勢惟一人君所向群下競  
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若  
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  
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



朝因入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  
 所兼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  
 相度而希吉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  
 遂與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  
 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  
 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  
 字卿等已是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  
 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  
 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郡臣有  
 司仔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  
 之治可致矣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  
 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  
 後却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  
 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  
 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  
 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  
 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  
 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  
 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背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  
 深恐救郵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  
 夫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  
 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煖勸諭令歸  
 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  
 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  
 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見  
 綠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載至南薰門共六程見  
 絡繹不絕臣每途見逐隊老小一詢問當令逐  
 旋抄劄只路上所途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  
 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亦不見者并臣  
 於許州驛中住却一道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  
 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  
 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令未來  
 及有姓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  
 多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  
 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洛磁相人其餘五六  
 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  
 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

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  
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  
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  
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費家產只為災傷  
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起斛斗  
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  
減人口斃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  
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  
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上有准備來  
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  
人斛斗幾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  
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入戶不是貧民致朝廷  
詞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  
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輛大車者約  
及四五家十家二百餘口四五輛大車者約及三  
十家一百餘口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  
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  
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  
出繩索或出榆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

所以行李次第如土戶也今既貧下之家決意  
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願令發遣却回必恐  
有傷和氣臣亦曾仔細說諭云朝廷恐作拋離鄉  
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  
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  
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  
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  
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  
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  
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  
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伴也伏望聖  
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之且將係官荒  
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官心向公  
官買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其餘  
或與人客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飼養  
死損之人可李綱論都城積水疏臣伏覩陛下以  
以救卹得及李綱論都城積水疏臣伏覩陛下以  
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  
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

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特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眾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惟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眾智協眾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開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言

**岳珂** 顯天辨誣疏 天下之

警仰裨聖意之萬一人心散于事物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自然事理之在人心自有

憑然而不可証者是故屈伸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卒宣政之間已著功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首被識之援蓋自是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虬蟬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慝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炎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攫其鋒先臣之罪何孱薛仁輔以不願推鞠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罷王儂以不願推鞠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三字何以服天下而奪之柄最後劉允升以布衣扣閤坐極典矣一時附檜之徒如万侯高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遷防而得廉卓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並沐叅遷之寵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心而後不敢為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且擊冤抑之莫伸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敢以非位而不言奪

柄而未至于修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甄函  
暮拘天堯風古之下凌雲可知說不能定寸草之  
命戮及其身爲世太耻先臣既歿後有程宏圖者  
大書直指明先臣之冤幸大明當天譏僕悉殄而  
宏圖之言適合聖意而宏圖未敢逆爲此望也然  
則事理之在人心何如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  
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  
屬之孝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加昭雪復其官爵錫  
之塚地疏以寵命而錄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  
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糊其于四方旌以廟貌  
而俾有以慰却曲主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霑溉遍及死生聖恩洋洋變州史牒蓋自漢  
魏以來功臣被誣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  
其昭雪之祭眷澤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辭  
咸曰此太上之木心而今皇所以承承而行之者  
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狗國之臣亦非奸邪  
之所能遏已蓋非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  
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  
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

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于  
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惟其理之正而已何  
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  
寂無譁諱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曰良將  
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饋訟先臣之冤  
澈遂論之以當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  
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澈諭慰久之  
而嚶泣者猶未止也先臣御軍嚴整雖小不貫非  
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  
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  
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冤請叙先臣之  
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於張俊  
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  
三焉淮南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  
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  
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此行楚州城俊欲與  
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寇復豈可爲退保  
許耶俊則怒之二也疆敵大寇俊等不能制先臣  
談笑取之至上眷寵加厚逾于諸將先臣於俊爲  
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  
揜于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于寄聲之問以  
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敵如此  
則至和之際豈容有異議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  
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元臣甫守鄞會稽  
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  
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秦檜  
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  
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怒二也韓世忠  
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出陽山以  
拒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  
至止幸以世忠陞密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  
命飛以自衛則何爲者若使摺撫同列之私尤非  
所望于公相者及典耿著獄將寃分軍之說連及  
世忠先臣嘆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  
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秦檜意世忠亟奏求  
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詰檜且促具著獄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憾先臣之心誦事  
檜檜之憾先臣視俊尤甚唱和一辭遂成大獄况  
輔之羅汝楫之迎合王鳴兒之告誥万俟卨挾故

怨而助雲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  
禮可考也通書之跡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復掌  
軍之謀則又取信于讎人之說而必成于狂狷之  
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典  
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  
皆可覆也嗚呼冤哉顙天莫聞洪皓常奏事而論  
及先臣不覺大慟以爲彼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  
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死莫不酌  
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杳禽嘗謂人曰敵  
自畔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敵勸上班  
師敵遣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軍北  
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然後和可成  
也檜于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論  
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後述所以爲  
顙天辨誣之意蓋先臣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  
其內剪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歐虎寇而歸之農賊叛將  
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

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柄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  
 惡而魁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  
 先臣官而時宰以為敵方願和無故而錄故將且  
 召禍不可故還巖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  
 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于揖遜而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  
 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王音宜論謂卿家冤枉  
 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  
 誣枉於問安視膳之餘者蓋鮮矣故一時辨先臣  
 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即曹之除或死沐  
 褒贈之典而膺旨由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朝莫  
 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  
 厚矣獨以古人之言所謂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  
 于不幸而先臣之死于二十年然後奸邪闢正論  
 與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  
 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懷奸以深入奮  
 戰為輕敵以恢復遠畧為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  
 為勇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  
 檜之愚而

**胡安國二程夫子從祀疏**  
 伏見元祐之  
 初宰臣司馬

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  
 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希布超居講筵自司  
 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意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  
 心者固不可得而間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  
 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  
 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  
 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  
 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濟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  
 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  
 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  
 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  
 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  
 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  
 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  
 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  
 止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說所以垂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  
 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

計成而劉豫廢忠義著而梁興來兩至淮西而敵  
 騎遁跡至朱仙而北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于  
 河北賴陳數十郡復于河南境上駸駸乎返舊矣  
 而奸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  
 又雖三尺之童不能不為先臣扼腕而嘆息也此  
 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於今幾  
 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  
 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  
 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  
 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簣而命臣  
 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幸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  
 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  
 之以家藏之詔本日月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  
 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世之忠無所  
 別自乃于行實之間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  
 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  
 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萬世臣死  
 且不朽矣先臣得罪于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  
 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相距凡十四  
 載而檜是時竟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

而秉筆削之權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  
 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秦檜輒欲沒其  
 實至形于色其間如闢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殆  
 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  
 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  
 千載之後何以傳信于今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  
 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  
 老賤夫得于傳小夫庸俗騰于說按之詔旨而不  
 謬驗之歲月而可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恨國史  
 木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詔當制學  
 士綦密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曰星炳  
 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  
 騰函章下台州于密禮之婿謝伋家取之以滅跡  
 煌煌聖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  
 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爵而不彰檜之  
 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非臣所得而見  
 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所以哀先  
 臣之不幸而痛直筆之無考也嗚呼此顯天辨誣  
 之所以非乃定是非定于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

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其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兒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彝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

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顯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矣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奸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之而作而天任伯雨修河堤疏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治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論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遇水勢使之東注凌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隄益障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



蓋河流混濁泥洪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於澗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納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澗塘洧亦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

明王恕蝗災自劾疏

竊惟蝗蝻生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

而災不為災矣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修其職也今蝗蝻為患於河南者豈無故乎良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故上天以此而譴告耳况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判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及今年又起運稅糧并勒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數多今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絕此真宗能修德政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飛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

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舒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臣受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循

徐恪論河患疏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

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饑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鬻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

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至項  
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於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  
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  
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  
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於弘治二  
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  
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於百餘  
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漫似非人力所  
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  
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  
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  
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  
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  
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  
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  
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  
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額神祇又令將軍以下  
親負薪卒塞決築宣房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  
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壺

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  
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  
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  
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  
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於淺之處僅二百餘里  
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  
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  
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  
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分殺水勢訖能  
計其功力之施僅入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  
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  
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恒  
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  
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  
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  
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  
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不堪者計  
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  
可先恤民力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

於河道無甚相閑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  
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備工物  
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  
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  
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  
船塢等料并備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  
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  
不早為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  
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自當  
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  
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寒決事例借撥九江  
等處鈔關荆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發劉大  
夏收用瀝懇且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  
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  
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  
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  
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皇上  
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  
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卹民艱但係應起  
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

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  
載途而趨事赴功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  
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  
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  
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  
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  
椿車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體聖意少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  
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河南各從近便如孫  
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  
黃陵岡至梁進日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  
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道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  
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  
大谷二府州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  
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  
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誦羣策用工  
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  
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  
功小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  
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

再勅在廷羣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疫祭于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皇上齊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勅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人協相而成功之可必矣

**胡宣救荒疏** 臣欽蒙聖恩除懷慶府溫縣知縣臣斷絕鷄犬無聞啼饑號寒而哀聲動地拋妻棄子而怨氣冲天積屍惟存其骨林木盡去其皮觀此災異實為可憐臣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隨據本縣太平鄉里老朱福等連名狀稱本邑地狹民貧素無積蓄先自成化十七年天時大旱田種無收十八年大水人畜漂沒十九年重蝻生發食傷苗稼累年被災困苦無伸荷蒙朝廷垂憫小民已將該徵錢糧寬免未有逃竄不期自成化十九年來至二十年十一月一向亢陽二麥不秋田無種况本縣倉廩空虛無從賑濟各行採食遺蒿宰烹禽畜又將房屋拆壞變賣且有鬻子女以易粟割人肉以充腹者蒙本縣累行申請上司乞為撥糧

救濟奈一時未到饑餓難忍相率逃移又兼逼迫拖欠錢糧以此小民愈思遠竄若不備情上告給糧賑濟民命難存等因到縣誠恐未的臣就於次年正月初二日親詣各鄉逐一踏勘盡日不見人踪沿村不聞煙火瓦礫蕭然屋廬傾圮或饑餓不能出門戶或殮死無人埋瘞途間不敢獨行多被饑民打食甚至同行至親相為割食救命俱係窮極不畏明禁除責委本縣典史張英督令地方火甲埋瘞巡視外臣勘得本縣逃移者十有八九見存者百無一二已委本縣縣丞劉璠前往鳳陽等府招撫外臣竊見河南等府惟懷慶被災甚重懷慶六縣惟溫縣尤重查得本縣自成化十九年拖欠一應夏稅秋糧及棗子易米共三萬二千八百石一斗二升潤絹八百九十二疋馬草七萬束今年飢民流移向後豈無躲避縱有一年豐收難補數年拖欠乞將歷年逋負量免以安民心本縣原派京班皂隸一十五名楊村開夫十名鄭府長史司皂隸十名拖欠成化十八年紅花一千四百斤水牛皮二百二十五張成化二十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原額歲辦皮張共一千一百二十五張折

解發誠恐臨時悞事累罪不便令無改派有收  
 去處待民復業照舊起解庶甦民困如蒙准奏皇  
 天以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憫生民之疾苦推一視  
 之同仁乞勅該部會議將前項拖欠量行蠲免京  
 班等項暫且改派差官賑濟便益臣干冒天威不  
 勝悚慄具本專差司吏  
**李夢陽應詔指陳疏**  
 方壘親齋謹具奏聞  
 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  
 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  
 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  
 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  
 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  
 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  
 形於詞故其言對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  
 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  
 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對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  
 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  
 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教化浹洽而百  
 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

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  
 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  
 聞倦倦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論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  
 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  
 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  
 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  
 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  
 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  
 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可  
 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  
 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  
 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  
 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  
 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  
 呈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  
 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  
 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  
 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而  
吶吶不吐詞則曰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  
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翁然風靡為  
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  
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  
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  
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  
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  
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  
謂之有禮義庶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  
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  
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  
四邊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  
王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  
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  
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窮臣故以為腹心之病  
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王之陛下以  
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

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  
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  
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情實外  
議僉曰是必不赦不舉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奸  
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  
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  
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  
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  
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  
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鬪割新兒以希進用矧今  
有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  
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  
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乖於上人心怨  
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憚於中而國不危者  
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  
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  
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為也今議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  
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

則君子進即有小人不相率而化於善哉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千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橐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而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

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很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目也今內官之家入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瓜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為歛重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

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至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統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乎此

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上著之民湯淫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汗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者轉而死亡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古之為已而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此百姓皆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為便六漸一日置之漸夫置之漸者



何也臣以為兵連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置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強敵奕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政行准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未耕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人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

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即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夫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譯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然且嗚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且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強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

馬以何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且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斬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即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糜乎賞不足以諷賁綠鑽刺之風既行而庶以厲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乎斯而為之也夫弘名節之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汚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各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

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外與玩為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貨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番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

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  
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  
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  
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  
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  
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  
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  
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何去之  
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  
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  
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  
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變息  
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  
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  
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决也夫水  
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昔者高皇  
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  
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頌祿列爵則

又使大貴而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  
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  
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  
為此固保全而使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  
所以保全而使之安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  
以為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天下替則上陵今壽  
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自奪人田土擅折人  
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  
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  
可乎替則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  
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以  
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  
呂維祺請免河  
南糧疏  
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  
南糧疏  
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  
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  
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  
咽喉也概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  
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

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  
輓與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  
於是其妻父棄其子者有採菜根木葉充饑者有夫  
棄其妻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簿而逃者有骨肉  
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  
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盡追  
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盡追  
通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會待罪錢穀極知司農  
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  
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  
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迫數歲必不能應耶三  
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  
歲即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  
也獨不曰此沙澗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  
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外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  
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鵲盡灑鞭朴之血黃埃  
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嘗聞鬼哭欲  
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  
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吝而窮民之不率

而奸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  
已冰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  
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  
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  
兵矣傷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  
臨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  
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  
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  
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  
則籬籬撤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  
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尤能  
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  
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  
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  
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  
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  
力扼餘寇於黃河冰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  
巢者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  
處皆逼處震隣之地尤宜禦防奔突以圖徙薪徹

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寔榮衛  
 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脉於不援者其豫圖之  
 矣 **敬陳表章疏** 奏為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  
 一要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蓋天子之孝與臣下  
 異而皇上之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  
 臣下以一身一家為孝皇上以興起天下之孝為  
 孝也三代而下以試士為表章皇上大孝以樹模  
 範奏孝治為表章也先臣丘濬有言人君肇修人  
 紀愛敬既立則家國天下無不感化我皇上嘗論  
 臣下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  
 也充此心以儆天仁民錫類不置當深居燕閒時  
 披閱孝經詳玩意義仍命儒臣進講而奏孝治之  
 化道豈遠乎哉太祖高皇帝曰孔子明帝王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於萬世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之教  
 與庶人不同此誠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言  
 曰今天下貪欺成習兵食告匱賊寇交訌何汲汲  
 於此臣以凡此者正由教化之未明人心之未正  
 反經之未實故也矧一代之人心風俗聲教德化  
 皆係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土之精神天下之所

繩從而鵠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賦宋之理  
 學風教所樹人心景從况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  
 經立之繩鵠而天下有不翕然一變者臣不敢信  
 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誠行孝經於今  
 日之天下使天下之服習者皆願為忠臣孝子皆  
 欲實為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欺憂兵食憂賊寇何  
 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者其道皆可該也其以之教儲睦族皆孝治之  
 最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曰東宮講習以端  
 儲教三要曰頒諭宗戒以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  
 臣聞太子之本儲教致治之原我皇上加意豫教  
 命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軌樹範養正作聖無不  
 胞摯臣以為尤必先教以孝蓋孝德之本教所由  
 生使太子當蒙養時即知問安視膳温膏定省而  
 豫啟迪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如孝  
 經一書更當朝夕温習諭令儒臣開導講解以為  
 異日孝治天下之本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為太子  
 者當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我成祖文皇帝曰  
 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  
 望我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當

以大經大法進說非我皇土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孝之先篤親也昔我太祖高皇帝諭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陳忠孝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我成祖文皇帝賜蜀王書曰敦孝循理好學不倦勉自愛重用副所懷又曰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共保富貴令聞長世此又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皇上篤念宗親備極優渥而頃又允閣臣楊嗣昌之奏申論諄切加以勅獎誠論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臣以為當願孝經於各王府宗親俾各服習體認以成皇上親睦之仁至於戚臣一體願諭宗學一體試題仍乞諭令選舉教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為本庶孝愈篤於本支義共固於維城矣又其次則揆文奮武宜弘薪樞之運而醇菁莪之化也故四要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臣聞孝為百行之原孝經通六經之會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讀試題矣然該部原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間出論題耳合無責令兩雍省直師儒學官凡遇舉貢生儒考試照經書出題作制義如解卷無孝經

制義以不職論昔太祖高皇帝謂教化之道學為本宜講論聖道使人漸月化成祖文皇帝謂學較風化所係在上人作興之耳則皇上仰法二祖教化天下以孝作忠者道必本乎此也五要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用孝經取上如漢置孝經博士唐以論語孝經孟子為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例以四書三篇經四篇合無勅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令出孝經題一道俾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即自十三年為始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熈之心亦如此則皇上願行孝經承成祖宣宗之言此正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臣聞宋儒程顥著訓武學欲添習孝經曰欲令武勇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命虎賁士習孝經者有命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者而我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為文具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命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乞皇

上諭頌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問出孝經題  
目其武場鄉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  
等官子孫承襲必問抽孝經一課命背誦解講  
通者方許承襲庶于城腹心之士猶有敦詩書悅  
禮樂之風然辟舉不真風俗不醇雖欲復古孝治  
猶未也故次七要曰辟舉真孝以勵士俗臣聞漢  
辟舉孝蕭猶為近古我祖宗朝尤加意行之太祖  
高皇帝曰為國得寶不如得賢又曰但嚴舉錯之  
法則冒濫自革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  
人不得濫舉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  
之首重乎孝使天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挽澆  
俗而於變耳合無勅命撫按遵奉新頒聖諭每年  
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庶讓者無論紳衿隱  
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營濫舉者連坐其提學考較  
巡按出巡聽酌舉真孝經自獎勸優賞如黃香扇  
枕溫席而舉授榮王王元規著孝經義而詔舉高  
第皆其遺事也終八要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臣  
聞教化民俗以孝為先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  
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成祖文皇帝曰  
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無勅令天

下亦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聖祖六諭問亦  
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塾師教習處  
皆頌孝經一部命誦習講解其士民杖笞小過果  
能背誦講解明白亦准寬宥如司馬光講廢人章  
以誨父老真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  
漸謂孝經義而鄉里慚謝常景駿以孝經化貴鄉  
而母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八要以朝廷  
為萬國之倡俾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  
而期月之間紀綱粗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  
風俗裕兵食再久之而有不復祖宗淳熙之化舞  
干兩階幾致刑措真才輩出輔德翼治者乎帝德  
魏煥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偏無黨而武  
度斯文未喪至孝通神唯在  
我皇上獨斷而實行之焉

正倫疏

臣始祖鄭王瞻峻生四子嫡第一子是為  
簡王祁鏜其餘三支今皆故絕簡王生十

二子嫡第一子是為禧王見滋餘皆庶出今惟第  
三支第四支第九支第十支見有子孫餘皆故絕  
禧王止生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康王祐杓其第二  
子祐櫛未婚早卒康王無子亦無親支弟姪正德

二年康王薨逝正支已絕推舉旁支入繼以倫序考之則簡王第二子未名殤歿惟第三子盟津王見懿見在最長應該承襲鄭王綠伊先年與其庶母張夫人不和時當言語相犯夫人懷恨恃寵撥王誣奏不孝罵父等情革去王爵讀書習禮後又誣奏魘魅人命等情降為庶人送發高墻未久朝廷察知真寃特旨取回舊府居住當時案卷今雖磨滅然有成化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勅旨一道及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聖書一道足證其事蓋勅旨乃憲宗皇帝責誠簡王偏聽之失聖書乃孝宗皇帝勸諭簡王相和為美宸翰具在可覆視也簡王既蒙天語講和追悔前非遂相和睦自簡王至康王凡上八疏乞復盟津原爵該部查無事例未蒙俞允至是康王故絕因盟津未蒙復爵有礙承襲權將伊庶弟四子已故東垣端惠王兄湏之子祐擇進封鄭王是為臣祖懿王時正德四年五月十五日也本年九月初三日盟津病故遺有一子尚幼正德十六年懿王薨逝嘉靖六年臣父恭王厚烷襲封嘉靖九年初建南北郊大祀禮成詔許宗室有虧枉者奏辯定奪盟津遺孤

祐樞應詔陳情為父伸冤比照律例一款若祖父等項捏告打罵者不拘所犯數次亦與辯理欽此欽遵凡上三疏情詞懇切世宗皇帝憐之嘉靖十年八月內准復伊父原爵贈以恭懿美謚頒賜冊印祭葬如禮嘉靖三十三年祐樞病故其子厚緯亦遺孤載璽等今皆為布衣隱居耕讀人頗稱賢以倫序言實為宗胄玉牒可稽豈敢誣也夫盟津之寃蓋有來由非一日矣然今懷慶之人謂當時部議云但恐見懿既准追封之後祐樞必復乞思承襲事涉宗室關係匪輕為此議者蓋以臣父既已襲封理難輕議必待臣父身終或更有議處耳此語相傳六十年矣據理而觀稽倫序正封爵宜在此時臣今若不自陳以申公論則使一郡之人率疑由臣父祖攘奪伊家鄭王爵位致伊子孫不得其所蒙此不義之名累及父祖臣實耻之若撻諸市則臣之寃有甚於彼者矣是以懇上三疏堅辭府事而議者猶疑臣有患失之心故投臣以不拔之業益使臣之心事難白徒抱慚愧而不能自已也臣有末議願為皇上陳之乞聖裁折衷焉昔



晉人納捷菑于邾以獲且長故弗克納而春秋善之者善其弗克納也衛蒯瞶得罪於父輒尊祖以拒之而仲尼必也正名蓋不以其得罪而遂罪之也宜曰申生伯奇孝已之流初未嘗非得罪而畢竟非其罪也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盟津恭懿王獲且也東垣端惠王捷菑也彼雖得罪非其罪也此雖賢非所宜立也夫何故立嗣以嫡不以長立庶以長不以賢東垣既非嫡盟津實為長嫡庶之分長幼之序人紀天倫古今之所重也春秋大義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左傳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此之謂也昔魯侯之子長曰括少曰戲周宣王立戲為魯侯嗣厥後括之子伯御殺戲而自立說者以為宣王之過殊不知戲所自取禍耳詩不云乎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巴斯亡此古今之龜鑑也切照臣祖懿王進封之時盟津見在尚為庶人臣父恭王襲封之日彼雖已故猶未復爵是以臣祖及父皆在例前於理無礙今既復其原爵贈以美謚倫序最長後裔又賢臣之襲封乃在例後是為有礙臣與父祖所處之時不同事涉嫌疑理當迴避正在此時

耳傳曰自反而不縮雖竭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姑以臣身言之襲封一節自反而不縮者也辭爵一節自反而縮者也載璽輩猶所謂竭寬博也臣曾祖至臣男五世已成之業恤典亦宗藩中一巨擘耳奈何使臣父子首犯皇上新頒要例得罪天下後世萬一諸宗或有庶奪嫡少陵長指臣父子以為口實以負皇上之恩而貽臣父子羞臣實為此懼耳夫名教中自有樂處何必鄭王爵位認為已物達理越分以圖快意而後為榮哉況臣近日痼疾發甚痰嗽帶血日夜不止飲食減少氣血虛羸肌肉消盡惟有支膺包骨駭耳臣今死在旦夕一身尚且難保豈堪管理府事是以四乞天恩容臣辭爵調理病體臣得優游林下願養天和心廣體胖俯仰無怍生順歿寧而無遺憾豈非幸乎不然則隕越大倫汨陳人紀招爭奪之誚壞禮讓之風玷辱親藩延累父祖祗有損而無益恒抱幽憂之病戚戚而無以為樂靜言思之亦可羞也寧從臧札遺踪窺匿岳穴枯槁自斃終期不負此心而已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

亦善乎伏惟聖明詳察臣又疏奏為遵要例正倫  
下情無任激切瞻望之至四乞天恩垂憐衰病俯賜退閒調理以延殘喘事  
查得欽頒宗藩要例內庶子襲封一欵親郡王娶  
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  
皆為庶子如嫡子有故庶子襲封父爵定以庶長  
承襲若有越次爭襲朦朧奏擾者將本宗參究罰  
治輔導官并同謀撥置之人行巡按御史提問治  
罪先該臣奏為臣祖旁支入繼相傳至臣例前例  
後不同有無違礙亦異乞勅行查以申公論及臣  
患病年久不堪管理府事等因奏奉欽依着該撫  
按官上緊查明具奏欽此欽遵查勘得臣所奏俱  
各是實別無情弊仍議臣管理府事臣男代行禮  
儀臣聞此議心殊未安蓋疑大不可者三事故不  
得已敬陳顛末伏請聖裁臣惟宗藩要例者皇上  
欽定之法令也臣等之所奏行者也皇上發號施  
令先棄此例何以責成天下之宗藩臣等奉行先  
避此例何以餘東一府之宗室臣愚以為大不可  
者一也臣曾伯祖盟津恭懿王果真有罪則孝  
何以特賜璽書辨明其冤世廟何以特頒謚冊

揚其美如果無罪則其子孫自當襲其祖爵以正  
倫序勿使懷慶一郡之人竊疑盟津之所以不得  
襲封出於臣之祖父陰據而暗沮之也死者含不  
白之冤生者蒙不義之誚玷清議而紊大倫此其  
大不可者二也朝廷篤念親親靡不周至未嘗不  
欲其壽且康也臣患心癆久疾動輒吐血不省人  
事旬月之久疾勢還甦已還發蓋遇閒居靜養  
則疾勢稍輕若思慮勞心憂愁驚恐七情所迫則  
轉加沉重反覆相尋非一年也一聞委以藩務驚  
懼成疾比前尤甚議者徒知愛臣投以府事不慮  
致臣殞失身命恐非仰體皇上恤臣之德意此其  
大不可者三也臣為此三不可不容自已三乞天  
恩始蒙俞允該部移咨前來明開推賢代理祇將  
應代之人取具宗儀保結以憑覆奏該長史司遵  
奉移文會集諸王宗儀公同推舉廬江王原光齒  
德獨先賢能素著堪以管理府事及查臣疾委實  
年久臣男翊錫委實庸懦俱各不堪管理府事隨  
取郡王各宗儀等不扶印結與臣所奏相同轉達  
間議者不查臣疾反覆偶見暫時稍愈即謂吐  
無妨意見聞齒遷延不決臣益增懼前疾復作吐

血不止危在旦夕若不具奏誠恐仍以府事累臣  
 難保軀命乃敢四乞天恩伏望皇上准臣所奏俯  
 賜特旨命舉賢宗管理府事庶為便益看得臣族  
 弟載璽委係盟津恭懿王嫡曾孫稽諸譜牒倫序  
 最長冤屈有年已鑒知於列聖顛連無告久憫惜  
 於輿情朝廷發政施仁所當先及者也又看得臣  
 族叔廬江王厚光立身忠信居家孝友賢能素著  
 宗民咸服倫序雖後齒德獨先朝廷尚德親賢所  
 當簡用者也從公推舉惟此二人一以堪繼親藩  
 一以堪管府事但臣下情未敢擅便請自上裁定  
 奪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覈如果臣言不謬  
 乞先將厚光賜勅一道代府理事以俟議定仍令  
 載璽襲封鄭王庶公論有歸藩務有統使臣得以  
 遂調攝之私延旦夕之命遵朝廷之例白祖父之  
 克明彛倫之序守禮讓之節如此則不惟臣荷再  
 造之恩雖臣祖父地下有知亦永戴聖德矣臣舉  
 家存歿不勝感  
 激瞻仰之至  
 議正倫齒疏  
 臣聞孟子曰設為庠  
 以明人倫也論語曰人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王制曰凡入學以齒然則古者教人  
 之義無不皆以孝弟為本倫齒為先近代議學惟  
 重文章不明倫齒非古人設教之本也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倫齒者治平之本  
 也而其在宗室之子弟則尤為切要而不容一日  
 緩者蓋其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方離提  
 抱而趨承奔走者已滿前矣其所狎習見者無  
 非以尊臨卑頤指氣使之態而一毫之挫抑未經  
 焉若不教以倫叙之分長幼之節使之優游涵養  
 于禮教之中以漸培其謙卑遜順之心而潛奪其  
 傲慢驕矜之氣則以之奉上而難乎其為上以之  
 臨下而難乎其為下所以德器不弘才猷不進宗  
 人雖多舉皆不堪任用者其弊正坐是也合無今  
 後無論世子郡王將軍中尉已未受封有無爵職  
 凡人入學者但視其各以別其齒係本傍者必在火  
 傍之上係火傍者必在土傍之上如是推及無名  
 之宗使知長幼之序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弟則重之以賞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不弟則示之以罰一坐一立各有定位或  
 行或止各有常儀如是則下不僭上少不陵長恭

敬揖遜之風行而展親睦族之效臻矣又何難于昭明時雍之化也哉愚雖不肖其於倫齒之說得於父師之所講明者素矣故於五疏所陳不曰重民命則曰重天倫反覆數千言不一而足者為是計也或者不察以臣為超祖父之讓忘父兄之讎則寬之又寬矣夫庶子襲封不許越次此要例之文也設使臣祖父襲封之時在要例既頒之後則所見亦如臣設使臣今襲封之時在要例未頒之前則所見亦如臣祖父即孟子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亦即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意也在臣祖父則可在臣則不可臣將以臣之不可學祖父之可豈敢以已之能讓形祖父之不能讓哉長幼天倫至理在是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是以叔齊雖父命有所不受魯戲雖受君命亦有後患也臣縱不為利害計寧不為綱常計哉蓋綱常倫理本於天命固不得以人之思譬變易之也昔在成周蔡叔流言欲害周公賴天王聖明先抑而後伸周公既歿伯禽蔡仲未聞相讐蔡桓請謚魯史褒之夫魯蔡世讎而仲尼不削何也及至周衰紀侯譖齊齊侯滅紀始有九世復讎之說當此之時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紀綱廢弛私欲橫行故得恃其強力以復恩讎豈盛世所宜有哉臣惟不敢以人欲廢天倫不敢以私讎害公義故於盟津事既昭雪之後不得不遵要例以建白于君父之前也邇者巡按御史案臨懷慶與府縣官會議有云世子累疏辭爵誠懇可信在我不為奪在彼不為辱不然反使無光臣聞之曰此真知臣之心者也但舊巡撫已去而新巡撫未來未會藁代奏耳臣今年五十八交新年五十九將六十之人也痼疾纏綿日甚一日寧可以待之乎伏願皇上憐臣衰病之年取臣重倫之念將臣五疏陳乞俯賜俞允俾臣與臣子錫錫皆得以久嬰疾病倫序未妥之故准辭封爵以就閒散勿遺龍斷之譏則不惟歲額減而天下享厚生之澤抑且倫齒明而率土洽正德之化矣夫如是則臣志始遂而臣死無憾

**賀仲軾政事疏** 奏

懇乞聖明留心政事以自為社稷計事臣聞古之人有言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豈故激言之以過警君心哉蓋天下者君之所以託身而政事者君之所以經理乎天下者政事治則天下安政事

不治則天下危天下有安危而君之安危以之君  
 之於天下惟其有相關之勢故君之於政事不宜  
 存自逸之心是以政不正則君位危君雖欲自怠  
 於政事其於天下相關之勢又焉可釋也豈曰無  
 臣然任天下之事在臣運天下之機不在臣君心  
 不用於天下之政事雖在社稷之臣無能為也故  
 勿謂有君天下之樂而忘君天下之務也天下無  
 一日無可憂之時則君心無一時無可憂之事憂  
 在天下不在耳目之前也耳目之前則何憂之與  
 有清燕之中意之所之而適目之所至而悅有玉  
 帛之陳有玩好之奉其意宜無不娛不知以天下  
 奉內庭故內庭治若夫十步之外已不聞聲百步  
 之外已不見形天下雖有至危至急之象然遠不  
 接於耳目則亦何從而覺之故固耳目於帷牆之  
 中者此玩天下而輕政事之病源也臣今惟願陛  
 下思治而已矣陛下不與外臣接見近二十年矣  
 自謂今天下之事勢何如也亂形滿目識者寒心  
 然曾不聞有警戒之實修舉政事之意焉何也母  
 赤謂中外之臣可以託職業鉅細之事可以稍忽  
 畧耶不知事無鉅細皆陛下所以守天下之事有

一事之缺即受一事之蠹其敝定有所歸若夫  
 外之臣雖久不過一考再考輒已釋負而去曾不  
 能有十年之計也閣部去不失為閣部臺省去不  
 失為臺省百司去不失為百司獨有天下之政事  
 治亦歸之陛下不治亦歸之陛下夫以千萬年託  
 身之政事付之三五傳舍之臣子即使人人盡  
 職事事修舉尚宜有不遑暇逸之意而况惟異盈  
 於凡泰災祲過於省直正救焚如恐不及乃於天  
 下之事槩視若可行可止而會不一心稽之臣竊  
 以為過矣即欲以修政立事之義責之臣工豈知  
 臣工之勤惰實視乎陛下之精神如陛下日以政  
 事勅勵臣下則誰敢不竭力以盡其職惟不自以  
 政事為意則觀望偷安是固中人之通患而况乎  
 有不得行其職者哉至於不得行其職則泄泄者  
 日幸有所借以逃責即惘然者僅亦無可奈何以  
 盟心惟陛下則雖欲終置之有必不可得者臣是  
 故願陛下思之也誠一思之則知今之所荒廢而  
 不理者皆身之所不得釋其負而臣之所不得代  
 其憂者雖日不遑食夜不遑寢猶未足以喻今日  
 之急也臣敢畧以近事徵其實夫天下期於治非

陛下所欲耶然天下豈一手一足之能爲乎故君  
任官官任事舟楫鹽梅自須有此共濟官爲事設  
不爲人設也今臣王之職強半虛懸從古朝守之  
荒涼未聞有如此時陛下忘建官之思耶夫祖宗  
慎重各器必不設虛位以資臣榮臣子苟竭悃誠  
何必崇階後可事至第分職授政事有必行而主  
爵之臣責專任職不得不爲是懇懇也補續之不  
得於是苦無可奈何耳若以三年計之則今日救  
補曠官之臣不盡皆三年前救補曠官之臣也是  
諸臣之憂曠官者有時可釋惟陛下之官則至今  
而猶曠耳且此所曠之官其大者則腹心股肱其  
小者亦耳目手足廢此而欲幾天下之理臣未之  
前聞矣故缺位釀叢弊之患無人示朝堂之輕蓋  
臣聞國有展采錯事之臣則朝廷治有才德慎服  
之臣則朝廷尊有威名折衝之臣則朝廷安是以  
文士寧於多士而堯舜急在親賢厚樵而廣培之  
猶恐不足况寥寥乎以此言之則虛空無人此士  
不得用之患乎抑陛下之患也臣謂官有所必設  
而不能終置者此也人主以天下之力養天下之  
氣氣實於內則形固於外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氣

足以勝之也氣者何財是已故凡敗皆可救惟民  
窮財盡之敗不救氣竭故也今國家之財幾盡矣  
裕提肘見不堪之象卽古敝國所不聞猝然有急  
臣不知所應之矣然未見求所以裕之道者陛下  
忘理財之思耶且夫今日之物力今日之經制皆  
昔所謂三年蓄而一年餘者也今豈惟無餘詔出  
苦不足矣計臣急則那移臣不謂那移非救急之  
一法也而謂那移非計部宜有之事計部受天下  
之灌輸天下之財皆歸焉今反以大海而借濶於  
細流尚何以爲國家以全盛之日負彌貸之名亦  
足醜矣此豈可幾百年之治安乎且使稱貸而果  
足以裕用也亦何非朝廷之財乃前貸問寺而問  
寺以計部竭矣今又貸內帑然內帑陛下固不發  
臣謂卽發亦終須盡耳何也不求其所以生而第  
見在之是竭又不塞其所以耗而惟泥沙之是供  
雖滄海不足實漏卮况有限之財乎故今日之不  
足不在於人之虧額而在於用之無經惟聖主自  
懷永圖自酌長筭勅責計臣實心料理猶是賦也  
昔何以足今何以不足敝於何事置於何時今求  
於何始嚴而力剔之勿使仍以因循誤國計陛下

又當念一經一費莫非公財卽一鎊一銖不以輕假從此制用有常猶庶幾不失三年之艾不然但徒責之計臣則計臣方東那西補自謂無可奈何若不不幸至於困急不支以一官謝耳何益哉倉皇失措之形終須國家受之臣謂財有所必理而不能終置者此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蓋萬民拱衛之以共成此勢也民附則君寧民離則君殆此中相與事最切而情獨深苟明主不以四方之無事爲安而惟小民之依是念豈敢使其茹荼飲痛而漠不相關也且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何所不逞欲而必欲與民爲怨容以自輕其勢則惑之甚矣臣聞之曰父母元后父母而後元后也奈何十餘年來忍使其宛轉於礦稅之敲殘哉而又重之以災祲之洊至熒熒小民所餘幾何聞遠天高誰爲軫念雖云祖宗固結深厚然急不擇死勢豈自由若及今撫之則社稷拱衛之赤子也若積此離之則潢池揭竿之餘民也今請命之章日聞而推恩之令未下陛下忘子民之思耶臣竊謂今之所稱無可奈何惟民最甚誅求而不敢怒也忍死而無所歸也此誰非陛下所憑藉之以固其基

者而令至此極也夫萬民安陛下乃安陛下與民豈得分之而爲二哉今天心降災不止有司吊災不勤百姓救死不贍此何非陛下所當展轉而焦勞者耶載舟覆舟古人以之喻君民之間若之何不惕也夫上執事權但一念存恤卽可以迴欲死之生民惡亂亡誠一日撫定乃自以鞏百年之固今逃移遍於四方草澤亦旣屢警則多方利濟是豈可須臾緩耶至若內府餘金十餘年所積豈但千百萬陛下亦安用此夫民方困時易德耳儻分毫未之惠擇痛苦之民而蘇之則豈但推食存如傷之痾抑且及時寓收心之機夫天下有民何患無財天下無民何得有財有積必有有用用之此其時矣雖然卽亟行此亦僅濟急之權未盡休息之理也總之二百年愛戴之民至於今而憂離合矣寒心哉且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國家虛耗財用所急需可徒責之骨立之民乎此又未論民散卽民貧而國已受病矣臣謂民有所必恤而不能終置者此也國以士爲幹士以氣爲主宋臣蘇軾有言賢人君子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

耳此言豈特為臣子告歟蓋以尋常之臣既無能  
 益損於國家而氣節之士遇合又甚不偶欲人主  
 長知此意而勿自奪其士之氣也今天下之士氣  
 何如哉自以礦稅之故困辱於中人於是始不振  
 矣司馬遷曰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蓋自昔已  
 然奈何以陛下之士恣寺人之侵辱耶雖有罪不  
 受况無罪乎雖中材不受况豪傑乎此損失士氣  
 之大者也數年以來天下之士言念及此莫不痛  
 心悲惋謂不意養士之朝而一旦輕士乃至於此  
 思昔祖宗培護愛惜之心其謂之何惟冀陛下且  
 久覺悟毅然洗此垢辱然至於今幽繫尚未盡釋  
 鬱抑尚未發舒陛下忘重士之思耶不知此其故  
 不在上也蓋其無可奈何者在困抑之諸臣而蕭  
 落未易振復者在國家之元氣也士氣興衰國運  
 隆替從古相維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之所言  
 古今明戒漢唐之世皆以易此致敗胡可輕放其  
 機也乃今又不獨此矣夫國家於人用之則使展  
 布其四體不用則使明其進退之節今用則不用  
 舍則不舍若進若退之介豈其所以禮臣而不進  
 不退之身安可責之事主虛糜朝廷之爵祿養成

臣子之純頑又豈所以勵工氣而厚國脉哉臣謂  
 臣有所必體而不能終置者此也臣子以節義事  
 主不過去留兩途朝廷以黜陟御臣惟有是非二  
 字故聽斷迅於風雷則賢奸判於蒼素臣竊觀邇  
 年以煩言日熾清議莫憑三二年間幾成黨禍今  
 日一人參明日一人救明日又復參則又復救紛  
 然爭議廟堂遂成訟府亂國是損國體豈惟二百  
 年來所不聞即自古至今亦未有也此何可長也  
 而迄今未有一言以斷之徒使君子短氣小人肆  
 志陛下忘定國之思耶夫有一人即有一人之賢  
 否有一事即有一事之虛實如某人參某人某人  
 言某事某人救某人某人辯某事就中肯綮情節  
 勅部院從實議奪一切枝詞蔓語削而不論得失  
 互存則器爭自定朝議國體不終日而兩得之今  
 之為君子者曰陛下不處分無可奈何陳言者不得直  
 人者亦曰陛下不處分無可奈何陳言者不得直  
 其詞則蓄謀而忿爭受官者不得治其職則瘵官  
 而待罪可否稽廟堂之衡進退失臣子之據非小  
 患也况競議論而忘國恤既非方蹶之時所宜釀  
 歲月而固黨援必至漢唐之轍再見故臣因感諸



臣之構爭而竊虞國家之隱禍今煩言雖覺少息然乃三鼓之垂竭非曲直之既判也夫使議衰於力倦安用國家之紀綱長競心而笑萬世莫甚此矣今爭心未平勢求必勝正君子小人中分消長之時尤治亂剝復喫緊轉移之候語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臣謂事有所必辨而不能終置者此也國家千萬年根本之重在於儲嗣古今千百年興亡之跡在於考詢凡人居得意之中不能見未然之事况大君之子生於富貴者乎艱難既所不習物理又未素嫻雖或告之以見前成敗猶將玩忽而不肯信惟是圖史一脉記古人之事出古人之口治亂興亡何以迭代小人君子何以消長千古一轍法鑒具備時時省玩使知世間果有此安不忘危之事庶有以開發其性靈而畏悚其心志耳是以三代有道之長必歸本於早論教正為此也今皇太子以至器之重承歡陛下之前天性之至愛萬年之長慮聖心自喻自切豈臣子能形容其彷彿是邇來講席不開且八年天子能形容其彷彿力杞憂切切莫寧不得視為無可奈何陛下忘勞愛之慮懇竟未能得又真似無可奈何陛下忘勞愛之

忠耶然善敗安危之故終不可忽而天地神宗之托終不可輕也以此言之則今日之學與不學而聖心之憂勞可知也奈何以寒暑之小愛妨毓德之大功耶昔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可為永鑒惟為宦官官妾所甚便故為賢人君子所深憂况儲嗣一身以冲年履豐豫之會耳日又最易移染者乎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臣謂儲有所必訓而不能終置者此也此皆諸臣今所不能得之於陛下而相與付之悠悠者也然陛下曾謂此數事可得而置之耶抑不可得而置之耶忘而置之必使至於勢極蔽見欲置不能欲悔不可則無可奈何獨在羣臣耶抑亦在陛下耶可以思矣至於一切政事其叢廢而因以自悞者皆類此其至於無可奈何而終亦不能置者亦類此總之天下之事無一不為陛下之事陛下憂勤於天下之事是乃自理其無可諉謝之事故事不能釋陛下下亦不能釋事為君之難自古記之今精神有二十年之玩易則政事有二十年之廢弛夫政事之廢弛至於二十年則亦極思反之時矣豈以法官之清宴不異於二十年

河南通志 卷之第三十九 三

之前遂謂天下之事勢亦然可終置天下於不念  
 終付政事於不急也臣聞唐虞無為之治也然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未嘗敢專諉之臯夔而  
 不聞漢文刑措之主也而賈誼警之積薪厝火亦  
 不欲其專責之絳灌而自逸誠謂天下之治與不  
 治在政事政事之治與不治在君心是臯夔稷契  
 之臣所不能助其力而人主自為藏身之計亦不  
 敢坐責之臯夔稷契之臣也彼聖主猶不敢托之  
 聖臣而釋其憂至安猶不敢忘乎至危而玩其治  
 且如此况居今之時可舉天下之政事付之深居  
 高拱之中哉今以常日臨御幾成曠世之奇蹤便  
 殿訪延亦若終古之殊遇從古幾見否隔如此可  
 以聖達上下之情長享安寧之治乎今天下敵極  
 矣憂時者恨不能盡言也惟是陛下不知政事之  
 切身則視人適政間總屬尋常繼之以畫地指天  
 痛哭流涕然不以為迂則以為過厭棄之生恒必  
 由於此即臣之所徵數事固取陛下之所習聞者  
 以建白之所謂尋常實皆陛下所不能終置之事  
 而今乃皆使之無可奈何矣固謂敢深言天下事  
 也臣惟願陛下於靜慮時一熟思之庶真知天下

之治亂乃與身之安危相關政事之得失乃與天  
 下之治亂相關因以推求今日之政事得之耶失  
 之耶則於所謂藏身之道者安之耶危之耶將無  
 小大無敢慢之意必有悚然憬悟而無俟臣詞之  
 畢矣不然但漫言修政上下相蒙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天下之事臣愚有所不能知者矣夫天下事  
 救之於未敗則力省而功倍救之於既敗則力勤  
 而功難今亂幾雖已叢集而亂形未至決裂但舉  
 念有泰山之安而坐視有必至之敗天下至重陛  
 下不宜自輕社稷磐石之固願早留意計之勿謂  
 臣今日之言為妄也臣草野愚臣無所知識本不  
 敢輕易有言惟是一念狗馬愛主之誠區區不能  
 自已故不敢顧其狂陋之罪而冒言之極知塵露  
 之微不足補益於山海然芻蕘之言聖人所擇懇  
 乞聖明垂神省覽臣于冒**據實披陳疏**題為大工  
 天威不勝恐懼待命之至先臣蒙誣未白據實披陳仰祈聖鑑勅賜核實以  
 垂信史事臣惟國家有大事臣子有大節節者事  
 之幹也有真才品乃有實經濟未有根本不立而  
 能有濟於事者也故從古無無是非之大事亦無

無怨謗之勞臣蓋急公者以癡腸爲擔負不顧人情之思怨持議者以筆鋒爲是非不知任事之甘苦是以任勞甚者嫌咎爲鵠而叢忌深者黑白易形此古今任事之通患也但在昔大臣遭讒負謗者位尊跡顯望有明白之日若小臣則人微事輕雖有磊落之才孤絕之守一經瑕斥沒世沉埋矣人生富貴可捐生死可捐而此心此節卽遭薄蝕而不可使晦也苟衾影無內負之慙雖小臣有必伸之氣此臣所以反覆思維欲爲臣父一申雪者也臣父盛瑞今蒙聖恩復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原任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臣父所以遭蹶於時者以已亥年京察拾遺河南道御史趙士登論之也趙士登所以論臣父者以修乾清坤寧兩宮執持太堅節省太甚讒毀太衆也夫以執法爲執法以省費爲浪費以廉吏爲墨吏此亦從來論人之常士自有品士登何足深尤臣父豈遂爲不幸以故二十年來臣父業已相忘卽臣前日乞恩復職疏中亦不敢侈言其事而失臣父盡職無求之意也臣接邸報見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修史一疏內有大驚大費若兩宮三殿之災灰等

詔誠謂兩宮與三殿等災爲國家之大災役亦爲國家之巨役修復之日其間歷時之遲速官屬之貪廉費用之多寡不可不脩核其實詳記其事以垂勸戒伏念兩宮之役臣父實始終之受盡勞苦費盡調停經度確有定畫節省數以百萬乃怨忌一興前功盡廢國家不但不得受節省之益而節省之臣且爲士登白簡擯斥之於外臣父不但不得光節省之職且以節省之故而併廢其可用之身土木之事備極左撓右掣之艱苦任事之難不盡規天條地之機宜若不細稽其曲折而惟成案是錄則但任國家之物力辦國家之工程亦何事不可了何工不可完異日者史官記事亦不過曰某年月日工興某年月日告成而已卽載錢糧數目亦不過如昔年鑿王之疏費以鉅百萬石價居其半而已天下後世但知有不可省之費亦孰知其不必費之省哉是不但使臣父之才品與士登之叅疏終混淆不辨卽大工之始末亦不得其實錄也臣故敢不避煩瀆冒死爲我皇上陳其大畧萬曆三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臣父以營繕司郎中適當其事興大役於創始之際百度勞心檢

殘贖於蠹蝕之餘塵土眯目越數十日乃得嘉靖時修復三殿往例斟酌而行之維時工程重大經費浩繁內之則狐鼠盤據橫肆其姦欺外之則宵小垂涎競開其豁壑蓋人人視爲金穴居間殆無虛日假令一無骨者當之則容容多福取朝廷之金錢付之亡何有之鄉亦孰從而稽之乃臣父身抗強禦力塞漏卮不肯假借一人不肯濫觴一事使紛然抱所欲而來者皆黥然失所欲而去於時蓋已蘊蓄眾怒誠不自量其力之弱也本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卽具題豎柱至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開工卽具題上梁至九月得旨二載經營兩宮底績自創始以迄垂成完過乾清宮坤寧宮交泰殿暖殿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一百一十間俱蓋瓦通完又崇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豎櫃二百四十座板箱二千四百個通共用銀七十二萬兩有奇內鑄錢積出銀四萬兩有奇實用銀六十八萬有奇節省營繕司實在庫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萬兩虞衡司三萬兩外見在九十二萬兩有奇兵科給事中胡嘉棟之疏見在可查也豈有鉅百萬十

分之一哉監工者已不悉其事矣又何陷于士登也臣父以二十六年九月內陞任其後傳聞奏繳之數殆二百萬臣乃知事無巨細土木亦須有劑量官無大小郎署亦足佐盈虛臣父爲省爲費爲介爲貪一檢册可查也乃士登疏臣父曰楮隸莫罄其賍私夫謂之多賍以兩宮之侵漁也乃兩宮費不踰七十五萬臣父又安得如許賍私耶假如臣父卽不自愛亦豈能神輸鬼運使大工不費一錢舉六十八萬悉掩爲私藏哉雖然惟費以六十八萬所以來士登多賍之誣也何也蓋自峻絕營求之人而巳伏切身之毒矣當日蟻聚羶集其難言景象獨臣父知之耶不可得而誣人也乃若顯肆姦謀公然見之章疏者亦可畧指也如請差官四庫採木則有如百戶李綸請改臨清壑於武清用內官監督則有如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請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如西河五區父皆一切具復不從荷蒙神宗皇帝俞允此皆謀之壑時失之六且能無憾乎然最者無如徽州木商挾資數萬規圖厚利內倚東廠孫暹外結輔臣張位要求買木劄付十六萬根勢在必得堂官徐作業已許可

臣父斷斷不與鑽求不行遂敢捏名贊奏一為吳雲卿一為駱金源一奉明旨再奉特旨商人揚揚入司言謂無狀自謂奉旨之劄如取諸寄即堂官亦竊笑臣父無計以拒不復能堅執臣父徐論以五事載劄付中於是各商垂首喪氣憤恨而出與居間之人飲恨切骨又加以衆不得意之口而拾遺遂為報復之具矣此皆大工切要事體史臣豈能知其詳乎且夫三殿之例具在也當兩宮初建事屬宸居其任惟郎中之能其不在也當兩宮初建即有大智大力當之而頭緒繁多不免疑畏則稍虞朝廷之財多取衆人之力以自為寬餘地或亦人情乎若一引三殿事例豈其不足以藉口而臣父不肯為也臣請試言三殿之大者以錢糧則有加派於是各省直下地歲增銀百萬而督催之者則有四御史以川湖採木則有差官而特遣之者一侍郎一都御史兩副使兩主事以採石則又差官而職其任者一侍郎兩主事理刑又一主事以蘇州燒造則又差官而專其事者郎中李芳至也以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以車驟則派之順天等八府以金磚顏料則取之滇粵此皆窮天

下之物力萃衆人之精神以成此役也兩宮有一於是乎六十八萬之費止取是于事例銀兩而事例又不肯濫及于臨民之官郎戶兵兩部各應憐濟三十萬皆留之該部未取用也是不但毫不得見於民亦且一毫不取之於庫方開工之始查十三萬之積則謂臣父非小有勞勩不可也最大之役是臣父所謂不須多費之役而省費之臣是士登所謂最不肯之臣不亦異乎至如大石窩石料是監工之臣所謂居鉅百萬之半者也乃臣父止用一主事郭知易辦之而有餘而總計其費不出六十八萬兩之內且不但不知監工之言已也而又剗為十六輪車以代早船查得三殿時中道階級大石運以早船比至京計期二十八日計費十一萬兩有奇兩宮中道階石與三殿同運以六十輪車比至京計期二十二日計費七千兩而縮只此運石一事而兩宮之費視三殿不居二十分之一也而十六輪車又遂為該部永利矣以至夫匠車驟則召募金磚顏料則召買若川湖採木若蘇州燒造第責之該地方官爾而事亦無不集也

寧惟不病民亦不病商寧惟不勞幸大臣亦不多  
 設一不臣兩宮不一載金碧輝煌而人不知役事  
 省功速而士登乃謂為貪官之尤尚何言哉夫西  
 臺天子耳目之臣也黜幽朝廷錯枉之大也將懲  
 奸警墨於是乎在而孰謂抑枉不平顛倒失實如  
 士登者耶想士登下筆時固自謂快心一即署耳  
 豈知孤寒特立苦心營職節省百萬之勞臣一筆  
 掃除乎臣極知郎署鴻毛不足勞士登在念獨念  
 留部亦朝廷之財兩宮關宸居之重且人臣才品  
 亦何分乎官之大小哉今臣父已矣即謂盡如士  
 登言今亦復安得臣父而罪之即謂不如士登言  
 今亦復安得臣父而官之升沉已付彼蒼功罪均  
 之泡影置之亦人事之常言之亦無益之慨且臣  
 父已忘士登於二十年之前臣又何用追訟乎二  
 十年之後但臣既重借臣父之名節耿耿不能已  
 又感臺臣之言謂兩宮事既非常國史必宜傳信  
 念臣父一片苦心幾許精力無日不與豪貴忤而  
 憾之屹不為搖無日不與中璫處而制之使不敢  
 肆奉不相能之堂官擔莫相為之事任卒之氣定  
 而不回事集而不擾大工告成人第曰尋常土木

事耳而孰知實心幹濟之臣即瓦礫之中具有如  
 此艱難哉假令以臣父所脩營之苦移而試諸君  
 能間難措之事何以遂不如人即受中傷以去猶  
 能使千古義烈之士咨嗟太息而惟以為上木之  
 事今幾何年矣已湮沒而莫之知則所處之事然  
 矣使嘔心傾膽之臣以輕微見遺此臣之所以掩  
 涕自傷也用是乘修史之會輯其大畧仰于天聽  
 伏乞勅下該部查臣父經手用過錢糧是否六十  
 八萬完過兩宮工程是否蓋瓦通完存留在庫銀  
 兩是否九十三萬士登拾遺疏措是否分毫干涉  
 明白昭雪錄付史官以脩大工始末使天下知朝  
 廷之上真是終昭秉筆之臣直道不晦雖郎署小  
 臣土木鄙事數十年後猶不忍沉屈將實心任事  
 之臣知是非長存雖捐一官無遺憾矣倘該部必  
 以奏繳錢糧數目為碍則今殿門方始艱苦更倍  
 當事之賢其調停節省必有千百于臣父者執法  
 招尤千古爛鑑能不為異日身名地而為臣  
 父留此一綫公道耶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呂坤**  
**特薦輔臣以贊聖治疏**  
 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  
 兩間正氣崢嶸一豎忠心

萬萬立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  
 坤交泰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為軒  
 轅六相虞帝五人貳公弘化之地尚未盈員一德  
 咸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國心迹臣請得而備  
 言之先是皇長子當冊之際係皇上欽定之年科  
 臣仰遵成命及時請行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  
 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為  
 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家屏書曰無激皇上皇上  
 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為也其可信者有十  
 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枝其嫡子  
 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心將扶高大  
 之老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皇上觀於萬物之  
 理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三代明王未之有改也改三代明王繼  
 立之常經於理為悖皇上考於古王之事熟矣其  
 必不廢長也二高皇帝大建藩封懿文太子長子  
 也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懿  
 文殂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  
 王當置秦晉於何地太祖無以為辭遂止夫以成  
 祖聖明遠過秦晉而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

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義皇上孝先法祖乃敢違  
 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  
 廢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  
 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魯  
 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圍人犖卜  
 疇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子昭致  
 五公子相殺而故十年諸侯之釁晉獻公惡庶長  
 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馴致二十年于戈之患  
 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吁致有七人  
 宰醜之亂春秋以來不可勝數皇上博觀前言往  
 行何肯樂禍貪災其必不廢長也四人君紀綱名  
 分與海內臣民共之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  
 侯伯指揮千百戶等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  
 則立長卑幼不得奸焉此國家定制也皇上廢長  
 立幼親郡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疏上該部議  
 覆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天子作法為  
 口實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  
 効尤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  
 立真宗為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  
 歡呼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

不立無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即滿京文武百官  
數十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皇上知中外人心久  
矣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人心即兩宮聖母  
欲立長乎立少乎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皇  
上以孝治天下而傷聖母之心拂列祖之意其何  
以視萬方皇上何等聖明而肯為此哉其必不廢  
長也七坤闢道路之言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  
歡喜國有長君乃社稷蒼生之福生而明睿又國  
家永命之基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孰壯孰弱孰賢  
孰否乎其必不廢長也八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  
賢妃何以加焉此皆明於天命察於人心洞觀福  
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如此忠言皇上豈有不  
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皇上言極堅定事不  
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聞聖至失一言之  
信數年以來立長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  
刊之邸報兩京十三省以及中外垂萬億兆人民  
莫不耳聞目覩而一旦更之後有詔書其辭敬信  
夫使臣民不信朝廷非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  
長也十蓋皇上至誠真實之心不信於臣下且自  
難堪而科道忠直懇切之語又激於宸衷安得不

怒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天地仁慈久當寬宥坤  
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世卿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曾乾亨董基譚希思等以忠直得  
罪矣皇上今已顯用聖王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  
嘗以一言一事深罪言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  
主愛惜人才自為社稷計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  
愛仁賢徐俟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君父迫  
切懇直徒足以甚其嚴威委曲和平乃所以成其  
聖德閣下大臣聖主所重倘積誠感動自無不回  
之天惟無激幸甚彼復書曰家屏侍皇上左右積  
有歲年知皇上深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  
立少惟是皇長子春秋向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繇  
端蒙養之功諸言官進勸甚忠及今貶謫過嚴誠  
恐傷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既不能匡救聖明  
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不  
敢辭倘聖恩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復之言如  
忘內省其何敢一日忘聖恩與家屏往復之言如  
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天植獻納成聖主之明禮  
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皇上特起丘園列





此雖稍需歲月而永利無窮  
 楊東明饑民圖說疏  
 流民悉歸而苞桑孔固矣  
 題為中土民窮已甚時事萬分可虞乞大溥皇仁  
 以奠民生以培邦本事蓋自中州被災以來諸當  
 事臣所徵惠於皇上者不啻渥矣臣亦何容置喙  
 哉顧臣河南人也離家未久聞見頗真欲默默無  
 言實戚戚在念欲勉強言之則灑泣而筆不能下  
 所傳光景益惡而其禍將不獨在民已也臣為蒼  
 赤抱痛復為宗社懷憂謹披瀝為皇上陳之粵惟  
 去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  
 潰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河決隄  
 無際雨樹含愁民乃既無充腹之資又鮮安身之  
 地于是扶老携幼東走西奔饑餓不前流離萬狀  
 夫妻不能相顧割愛離分母子不能兩全絕裾  
 棄老羸方行而輒什頃刻身亡弱嬰在抱而忽遺  
 伶仃待斃跋涉千里若旅舍之難容匍匐歸來  
 故園之無倚投河者葬身魚腹自縊者棄命罔林  
 凡此皆臣居鄉時聞且見者也迨至今日更不忍

言斷草萊以聊生刮樹皮以充腹枯容黧面人人  
 俱是鬼形恨地怨天箠箇求歸陰路向者猶賣兒  
 女今則割兒女之尸體昔也但棄親身今則食亡  
 親之骨肉道路警急行旅戒嚴村落蕭條煙火斷  
 絕難支歲月乃相約以捐生無耐饑寒遂結聚而  
 為盜晝則揭竿城市橫搶貨財夜則舉火郊原強  
 掠子女據此洶洶靡寧之勢已有岌岌起變之形  
 此臣近日所聞甚於昔日所見過此又不知何如  
 也臣聞君為民之父母民為君之赤子今赤子既  
 已無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視哉且民者君所恃以  
 富貴者也欲保富貴不可使民饑而死使民饑而  
 死欲保富貴得乎哉故保民所以保社稷棄民所  
 以棄國家今日保民之政非大破拘攣之見弘敷  
 曠蕩之思必無以拯卮危之民而消隱伏之禍也  
 夫國家東征西討帑藏幾空大司農方且勞心焦  
 思勤拮据而靡措而臣乃疾首蹙額呼庚癸而告  
 急臣豈不知國計之難哉第念忠臣謀國固當慮  
 其所難而智士審時尤當救其所重今蠲租之令  
 不下則有司之催科猶嚴內帑之金不施則下民  
 之仰望頓失催科嚴則有刑罰以驅之叛仰望失

則無思德以結其心以無所可懷之德迫于有所  
可畏之刑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國家能以有其  
民乎當此之時不肯捐以養民者不能不發以養  
兵養民之費十一而禍氓於無形養兵之費十九  
而變伏於叵測且河南山東之地無為之教盛行  
倘奸雄攘臂一呼則四方望風響應欲蠲以輯之  
而民不從欲賑以懷之而民不聽收拾無策懊悔  
何及故論君民一體之情則不忍不蠲不忍不賑  
論利害相關之勢則不可不蠲不可不賑今議者  
之難於蠲賑也欲聚以脩散而臣之必欲蠲賑也  
則以散為聚聚以脩散未必得聚之實散以為聚  
陰收不散之功謂宜急下明詔蚤示蠲恤毋令閭  
閻枵腹之民胥為罔罔含冤之鬼蓋古者有歲相  
仍猶然用一緩二今也生民相食何忍剝髓敲骨  
且暫停之終屬難完又豈若顯除之使民一快哉  
至於發賑一節向來未見允行雖留該省見在之  
全無以明朝廷特頒之惠昔曾發三十萬於陝西  
又曾發四十萬於江南皇仁業厚於往年思賚可  
薄於今日臣昧死請於戶工二部各發十萬餘金  
蓋戶部本錢糧之府而苦於連歲之用兵工曹非

賑貸之官而宜念生民之孔急况目前無所營  
積蓄方在羸餘謂宜那借一時不妨後日還補臣  
又思此二十萬金聚則為重大之惠散則惟涓滴  
之仁欲固嗷嗷民心還須洋洋德意宜下勅書一  
道極言軫念之情更遣近臣一員授以宣達之寄  
然或委用不當又徒騷擾地方臣博採輿論之公  
兼酌和品之當有光祿寺寺丞鍾化民者一任縣  
令兩任按差到處皆能救荒至今人猶頌德如令  
奉命而往必於斲政有裨尤須假以便宜方可展  
其才畧蓋發帑金以緩須臾之死遣使臣以聯携  
貳之心弭變恤民莫切於此嗟嗟臣秉筆屬草之  
時皆饑民奄奄待斃之際早一日則多活數千萬  
之生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命臣望皇上速留意  
焉臣識短才疎不能盡寫饑民之狀因繪而為圖  
附之以說用塵乙夜之觀庶知萬民之苦臣言有  
限臣慮無窮臣之臨毫一字一淚臣之伏闕萬懇  
萬哀伏乞勅下該部速議施行萬民生死之關邦  
家安危之本在此舉也臣不勝涕血籲鳴激切祈  
請之至  
**李戴疏通鹽法疏**以靖地方事竊惟國家資

鹽利以供邊餉特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各照地方遠近酌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既久無容別議矣邇綠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甚眾前歲礦盜角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旨切責勒限捕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于彼時猶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其眾也比奉使入晉過太行入河南之境詢于道路訊之父老僉曰鹽徒之眾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東鹽花之生太咸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躉價之重不挿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參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食故私鹽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徒不眾勢易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器往來自如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自衛耳但此輩多無籍之人而強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行無忌或禦人于白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于暮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于官畏其復

來加害愈慘縱鳴于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寔鹽徒之為患也欲驅鹽徒使不為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為也亦惟于鹽法而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木土私煎之鹽哉蓋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與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各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今假手于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為今之計莫若量為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禁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頓減若干其誰與我殊不知運司所職掌者國家之課也地方減則國課亦減而催辦更易矣况會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改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乎或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然河東之鹽生于池者也長蘆兩淮之鹽生于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

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後掣商人往往告困若于淮北每歲四單之數加掣一單抑或于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兩利之也言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有餘補彼不足于國課既無所損而鹽徒以息地方以寧于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而不為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輒顧忌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各人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事也哀益國家之稅課而莫安國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哉臣河南延津人也延地鹵薄民皆煎鹽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題准通行故相延至今未曾有官鹽發縣者臣乃瑣瑣言之蓋日擊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己實非為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轉行河南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悉心酌議因其遠近從便分屬即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永無意外之虞其有裨于國家非淺鮮矣

**下國寧拋荒疏** 奏為劇郡災荒疊厄兵衝

際絕難支泣額蠲賦移民更造重地事汲縣按察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軍需督餉當沃歲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癘疫戶口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寧等奄奄忍死之餘血枯氣咽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闕陳之汲民宿旱于天降罰慘酷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勉強撐支迨戊寅巳卯之間飛蝗為害彌山蔽野吞哺無遺二麥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嗟絕也庚辰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丘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價至十六千文漕糧芻豆一粒莫辦掘草根剥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噉屍骸矣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充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盜賊羣行于郊外僵孱坐斃于街前宦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枵腹之急而郡城虛無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地無人者有有春人無牛具者雨澤稍沾剝肉播種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災瘟疫旋復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穀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高難存

活縱微上恩賑恤豈能家給而人哺之即從此而  
 五風十雨耕獲及時而牛種安資丁壯安在有何  
 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具隴畝盡荒猪面  
 象眼之人形凶穢冤號之苦狀呼天無路祈死不  
 能况鬪戲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郎  
 時時搜括牙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  
 敲朴盡絕粒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  
 幸一時有司多方綏輯履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  
 勢多艱實難復繼乞垂矜憫危形遣官察勘特勅  
 大兵往來經取別路另發軍需將汲縣一切新舊  
 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編  
 汲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餒魂幸存頂  
 祝高深  
**范良彥條陳河工疏**  
 題為微臣計日陞辭  
 世世矣  
 嚴勅河臣祛積累以蘇民困事臣竊覩皇上數月  
 以來種種新政有利必興有害必去且因月食儆  
 惕諭令廷臣條陳時事尚恐有未盡興之利未盡  
 去之害仰見我皇上加意民生國計至詳且切顧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小而實大者無如臣鄉黃河  
 徹骨之害積有歲年當此希邁之時若不控陳於

聖明之前萬姓瘡痍何有極已亦豈臣之所以報  
 皇上者哉臣中州人家於黃河曲裏目擊最真受  
 害亦最苦請得而痛言之河流自潼關入汴死裹  
 千里悉經臣鄉而開封以西率多山地水行地中  
 未甚為患至銅瓦廟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  
 决不時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諸處築塞無  
 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糝麻等項  
 舊例招商運買不知當日作何估計定立官價太  
 少以故商人不肯應承因而遺累里甲包賠與河  
 患相為終始郡縣有司念切民隱非不極意調停  
 然既不能破一成之例又不能作無米之炊仍舛  
 襲敝不得已而仍派之閭閻處處皆然亦勢之不  
 得不爾也他不具論以臣虞城一邑言之如柳稍  
 每束重六十斤平價可值銀六七分而官價限以  
 三分是正數未足其半穀草每束重二十斤平價  
 可值銀三分而官價限以二分是十已短少其三  
 其餘椿木糝麻大率類是一邑如此他處可知兼  
 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不得不市之數百里外而  
 脚力有費雇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  
 此等極煩苦之差商人東西南北之人能強之應

役乎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可包賠五千餘金而倍蓰而十倍愈多愈苦而勦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前臣入都時生民嗷嗷遮道與臣轉控上司而未得當臣思此等景象不講求長久之法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糧有司徵解不時拖欠數多前歲管河道副使周鏞曾有查催面與臣言已得四萬之數不知各屬今可解完否夫此項錢糧即使民自當徵補解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奏手給發應一千則千應萬則萬如臣所言柳稍等項招商辦買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占利息商人自是樂就臣又訪沿河一帶上而尉家窪下而徐州等處亦有河上彼處柳稍官價即有四五分及六七分一求者臣之請增其價通商便民似非臆說况河道額設錢糧原宜用之河上取見在已輸之銀免眼前剜肉之苦濱河小民不其有瘳乎夫臣非敢以煩聒之論樹德桑梓水性就下東西其會歸也萬一臣邑羅家江之新堤一潰淮泗之問一帶汪洋陵寢重地不免受其浸濡且河勢既南誰

能挽之使北又恐徐州入運水勢乾涸而漕儲亦多梗塞臣猶記萬曆二十九年後水决棠墟寺大河南徙當日為保陵濟運議濬議築河臣曾如春曹時聘相繼受事疏請數百萬金兼七省之物力動二三十萬之徭役越歲工成民生凋敝兩河元氣實耗於此至今未復可為殷鑒方今東西交訂白蓮餘孽在在見告倘有河工興作即聚數千人於河干保無他虞乎此其憂又不獨在河也今總河張九德履任方新饒能辦此乞勅該部移咨官河部院及河道諸臣乘此水未盛發急為料理其一切埽料人工毋得陽存招商之名而仍蹈貪派之實在上勿希心於扣除而令下得假手於乾沒自崇禎元年為始刻立石碑永不許擾害貧民此誠新政第一盛事蓋河中央中州為臣故鄉而延及淮泗又在臣按屬今且濫竽江淮之役一出春明叩闕漸遠故請以一日瞻闕之身為兩地生民請命伏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皇清賈漢復更正驛路疏** 奏為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早謹繪圖進

覽伏乞  
 勅部速議以蘇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案照中  
 州驛通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僉事郭四  
 維詳稱河南驛遞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撐  
 自從黃河決後東道水阻凡江浙等省一切差使  
 舊由山東馳驅者近皆遠道河南且邇來湖廣等  
 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差動用馬百匹或數百  
 匹即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既苦本省差  
 多又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  
 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察  
 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遠  
 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  
 憚遠遶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  
 將兄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眉睫  
 間矣且勿論驛站一倒興復為難萬一遲悞軍機  
 干係非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路通塞軍  
 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  
 行差某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  
 有幾許南北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  
 行遠備細詳明開呈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

日據驛傳道僉事程滂詳據開歸等府察報到道  
 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斃之報殆無  
 虛日酌補之請交贖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心攢  
 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  
 今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  
 大約山東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遠如自  
 京城南來從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  
 入山東境經高堂東平汶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  
 省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為直徑  
 即各省舊日所行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  
 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  
 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  
 為遠道此即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  
 絃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絃直則近矣河南路  
 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  
 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于支持而莫訴  
 亦未暇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  
 豈可不極而思返况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  
 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  
 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

藝文



夫該省赴任齎奏解運及事竣回西東路行如赴湖  
 京者即與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  
 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  
 京齎奏解運等物勘合火牌內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  
 則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即捧  
 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則還其所固有在  
 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蘇驛困  
 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  
 為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諮訪之蓄因再批  
 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寔跡便  
 否確情核明另圖安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  
 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察  
 與該道相同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  
 驛遞為甚驛遞之苦近日為尤甚何也在當年衢  
 雖通乎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途官民尚苦莫支  
 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  
 於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致  
 累逃累斃如郭店等驛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知  
 今湖南提報頻傳差使如織

王

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昔日

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馬騾不

可勝數甚有騾馬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

農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

言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速軍機一悞言已無

及即將官役盡法嚴懲於事奚濟今欲蘇驛困而

濟軍機惟在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之一着耳且山

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况黃河已歸故

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

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

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衆擎易

舉備苦則獨力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一照舊而疲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

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旦而復使仍舊東

路官役諒所弗悅但臣惟知為地方計長便為軍

機計直捷誠迫于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為瞻

顧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張

臣李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

敕下該部速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敬陳清察疏題為敬陳清察之實以竭愚忠以佐

國用事臣荷蒙

皇上不次之恩昇以中州節鉞朝夕圖維思於地方

大有典革於軍

國大有裨益者務殫厥心力加意剔釐以仰副

宵旰之宸衷俯救蒼黎之疾苦斯至願也乃臣自去

歲冬杪蒞任甫月卽有供兵之役往來道途介馬

睥觀見兩河地土頗多成熟隨於彰磁間卽通行

司道府徹底清察慮有司之有所畏忌也故首鄉

紳而次青衿俾為四民之倡又慮上下之舞文相

蒙也故嚴衙役而次愚氓用杜三窟之狡分為四

等約以三章仍宣布我

皇上恩威開以自首免罪之門諭以地清賦均之利

一時官民上凜屢奉之

明綸下遵前後之飭論無不曉暢感悟爭先首報自

春徂秋源源而來臣仍念地有荒熟不同民有奸

良不一期以秋成之後委官履畝分勘始可撥剔

無遺故臣前疏以預陳始末並將清察事宜咨送

戶部復蒙

俞旨遵行在案今嚴催各屬俱已開報彙齊據布政

司左布政使管起鳳呈詳內開勘墾地一萬八千

三百三頃一十九畝零應照定例三年起科俟年

終將勤能各官另疏

題叙外其自首地七萬二千五百六十四頃三十

二畝零應遵

恩詔免罪當年起科按地徵糧通計每歲約增銀四

十萬八千餘兩雖不敢謂遂抒司農之仰屋然太

倉一粒滄海一勺未必無小補矣倘此後尚有隱

漏在臣心力耳目所未及者料亦無幾仍前嚴行

清核多方勸墾察出欺隱地畝究招另報務使荒

蕪盡闢而原額無虧以仰答

隆慈於萬一此固臣一片愚誠夙夜匪躬矢心圖報

者也除花戶姓名及分別土中下地畝應納糧銀

細數清冊俟該司彙造到日另行報部外臣謹會

同按臣李粹然合先具

題伏乞

睿鑒敕部施行進呈通志疏題為恭

事臣聞

國有史省有誌雖不敢上侔

河南通志藝文卷之第三十九

國乘而所以紀往蹟昭來許垂一方之典制表四  
 國之觀型者端于誌乎是賴臣權魯無文恭承  
 寵命填撫茲土除軍外竊思贊同文之治者莫大于  
 國大事仰竭愚忠外竊思贊同文之治者莫大于  
 修誌一事第中州二十年來兵火交訌文獻同燼  
 無論曩時盛軌不可復睹舉輿地之廣袤山川之  
 險易關梁之要害建置之因革與夫風俗之淳澆  
 方貢之輕重戶口之盈縮人文之盛衰俱無從博  
 綜而周知之倘不于此時急為修纂恐簡編既已  
 淪亡老成又復凋謝世遠人湮更難稽訪用是急  
 行修舉自順治十五年三月始檄催各郡縣新修  
 厥乘仍廣延名宿博採羣書開局彙修期無遺漏  
 中有紀載未明情事不一者臣復質之該博官紳  
 詳加校訂于順治十七年五月內編纂就緒剞劂  
 成書總計五十卷雖採撫未富刪修未工然一展  
 閱而八府十二州九十五縣之輿地山川關梁建  
 置風俗方貢戶口人文莫不犁然在目異日  
 皇上纂修一統全書或亦可備採擇之萬一也為此  
 繕疏專差承差

賞捧謹具

奏

聞伏侯

輝邑豁荒疏

題為

請豁輝邑苞荒以救殘黎以

固

邦本等事臣以謗劣菲材謬膺撫豫重寄捐糜莫  
 補夙夜冰蘄惟務於地方利病殫力與除以期仰  
 報

國恩無忝臣職而已如察地一事臣於未奉

欽差之先已嚴行清察更多方勸諭八府一州計首

墾過熟地九萬餘頃業經臣繕疏具

題送冊送部矣續據輝縣申詳內云輝邑自我

清定鼎原存熟地三千九百餘頃奈因前官懸裁併

災傷復荒地一千四百五十五頃零田雖存而難耕民

已逃而未歸節年錢糧累民賠補雖素封矜庶漸

皆零落即催償里役無一肯任民之控籲者不止

一端赴訴者日無閒晷萬姓凋殘兩官愁斃輝之

累民累官以累

國稅一至於此若不哀懇本部院立請

題豁則通賦日甚包賠益苦叢爾殘邑不至蕩為

題豁則通賦日甚包賠益苦叢爾殘邑不至蕩為

丘墟不止也等情到臣聞之不勝痛惜因思民有  
 熟地既令其首報為  
 國家增數十萬金錢若民有包荒豈可置若罔聞  
 而貽百姓無窮之累乎但事于錢糧又未敢遽以  
 為信隨嚴行司府委官踏丈今據司府行委衛輝  
 府同知等官鄭玄成等再四察勘據報人民委皆  
 逃亡前地的屬真荒至問其經管職名察其包荒  
 緣故據詳起自順治二年已故知縣樊鈺捏報督  
 墾地六十八頃二十畝四分至順治四年例應起  
 科則調任知縣楊日昇革職知縣史繼秀陞任知  
 縣佟國璽各任內雖有完納皆屬民賠比時年豐  
 地少民猶有肉可剗至十年十一年水旱頻仍奇  
 災疊告復荒地九百七十六頃八十七畝三分五  
 釐連前捏報地共一千四十五頃七畝七分五釐  
 田土雖蕪  
 國課難追縣令祇知鞭笞從事照例追呼貧以遂  
 至瀝隨傾家轉徙溝壑分外之錢糧既不能包應  
 解之本折又不敢欠所以十一年後已故知縣王  
 一元吳家禎等皆因包荒糧那借次年條銀抵補  
 本年正供自此日復一日年甚一年且勿論從前

之死者革者無可追問調者陞者又在  
 救前即見在接管失察那移之官秦長春雖經臣等  
 會疏  
 題參照例議處究於  
 國課正額毫末無補今輝邑荒數臣行察既確又  
 取有府縣官印結在案若不急為  
 題請

聖恩早賜豁除則逃亡終不敢歸荒蕪終不能熟官  
 徒降革無已賦額補足無期矣臣豈不知  
 國用正詘地糧難以議除但除已荒之地正以保  
 見墾之地寬難完之賦正以永實完之賦又況此  
 包荒地畝僅一千四十餘頃則所豁之賦原自無  
 幾沛洎滴以蘇窮黎當亦

皇恩所不靳也除將  
 外臣謹會同按臣李粹然察荒臺臣李森先合詞  
 具奏

題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行臣遵奉施行  
 請賑饑民疏  
 州饑民

可南通志藝文卷之第三十九  
 奏照蠲賑事例請  
 最眾倉糧積貯無多謹  
 州饑民

特沛恩 救速賜舉行以救殘黎以因邦本事臣聞中州土瘠民貧素乏蓋藏况流寇久踞之後閭閻十室九空我

朝休養生息近雖漸有起色年來水旱災傷到處見告南汝等府固均苦商羊惟歸德所屬惟災更甚皇

臣前據各府揭報已將被災情形及察實分數屢疏披陳尚未仰徵

恩恤今分守汝南道呈裕舞等州縣汝寧府申新西等縣詳稱汝南十六年先潦後旱麥秋俱失日今

斗米價至千錢百姓無以糴買有食草子食橡子者更有啖樹皮茹草根者至歸屬睢永等州縣有

稱賣妻鬻子而完國課有聽其追比忍受刑辱者有稱扶老携幼逃

竄而之四方者有啼饑號寒展轉而為餓殍者有

稱紳衿巨家田產莫售赤貧小戶稱貸無門徒仰

天而悲泣者種種苦情聞之令人痛心疾首臣因

聚諸紳衿而問之曰歸屬較別府夙稱殷厚何一

經水災遂爾窮苦至此據稱歸俗糧積窖中地處

窪下今歲霪雨連旬徧地行舟不惟本年之麥秋

俱已朽爛併從前數載積蓄悉被漂沒所以歸屬之災荒較別府獨甚歸屬之逃徙較別府更多臣一聞此語五內如焚除當行各被災州縣令動本處倉糧速行賑濟外又徧檄別府所屬但有流民至彼查非滿州逃人亦准量動倉糧設廠煮賑俾枵腹之眾不致相率為賊餓死溝壑又慮常年之儲備有限望救之災黎無窮杯水車薪恐莫能濟隨先捐銀三百兩分發歸屬九州縣嗣又捐銀二百兩分發汝南二府汝寧責知府金鎮南陽責知府王維新歸德責推官符應琦各親歷所屬代勸官紳士庶協力捐恤共回災變仍曉諭順治十二年吏兵二部題覆直隸官民蠲賑叙錄成例當有

寧陵鄉宦李若星首先輸谷八百石夏邑鄉宦李培真輸谷一千石永城鄉宦李胤岳輸谷五百石

急公倡義均有履錄第蠲賑事例久經停止今當

災稔叠見人民逃亡之時合無

救下該部查有災荒地地方仍照前例行令各督撫按

廣示勸勉庶人心知所鼓勵而樂輸必多賑濟有

所資藉而生全必眾若舍此而再置安民弭盜恤

災固本之良法似無計也事關民生存活地方安

危相應會同鄧錫撫臣張

具奏伏乞

敕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李粹然河夫苦累疏

奏為

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着謹據末議仰請

政度緩急審時宜斯可以言為政矣言必行行必

信斯可以言實政矣若地之見緩而實急民之似

逸而偏勞者則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議多而鮮

成情之最苦而無告者則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

節稽之古制原出僱募合之人情原應僱募今以

派為募者格于時細故也其如地劇人稀差煩費

重處處皆然大路尤甚歲有本處之工有協濟之

工有塞決之太工有補葺之小工雖工有停時而

派調始無寧日將謂既有工食雖派而即募詎知

工食不敷雖募而仍派也且開銷每於隔歲官役

多有侵漁即此不敷之工食尚不得如數依期是

全無募之實而僅存派之名矣在窮民之身役者

未免懼農失業在殷實之情人者不無被勒多端

里下有催提險解之需擾工所有攬頭夫棍之乃

難輒見逃而復提解而復派一夫之累可以傾家

可以喪命雖內外節經條

奏迄無良法處此臣所謂議多而鮮成情苦而無

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即親得河夫之稱苦會

先以堡夫之累

上陳而尚木槩言及此者蓋河夫正奉部文會議

臣力求補救之實未敢空言其苦耳適准總河臣

朱之錫為河工

國之大政會藁併河夫徵派當更一揭凡派夫之

原委遠近之分析及衝疲之臨期酌減言之已詳

無庸復贅又據分巡大梁道臣沈荃條議六款言

多可採如河夫之均派酌調立法稽查定期更替

以及修濬內河四款俱臣與河撫諸臣可以酌妥

而徑行之者臣正在區畫期得一平易而可著之

實行行之而立見蘇息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衝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之二事也

河工必不可悞則河夫不得不派民力必不能支

則衝途不得不恤若曰臨期量減仍虛語也若曰

加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比例而呼又將

誰改臣愚以為衝途業有本處之苦累河夫亟應

可

有

藝文

卷之二十九

三

全免計中州一百八州縣處於大路者如磁州安陽湯陰淇縣汲縣新鄉滎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葉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州一帶不過二十餘處在小民減一名便得一名之實惠在公家少一夫須有一夫之着落若槩言催募似難輕議於此時而所減無多應責河官之募補如其謂催募之難也則河官各有衙役河干向有攬頭獨不可照民間鳩工之例以効倩覓之力乎如其謂工食之少則民為朝廷之民官為朝廷之官設官以治民分職以治事郎為民稍任其勞稍分其苦亦不為過况官則可以詳議設法而民則永累莫伸變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辭乎若上歲自首地並雖蒙其苦忍宥從前止徵見課而民多剝肉醫瘡之苦寧有三年五年之蓄並徵兩年之額賦于一時良非易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則地雖有增而民猶是民也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養其餘力固其恒心正所以裕正供耳至于道臣所言踏勘確核以杜報地之虛懸者臣亦早慮及此先已

嚴檄藩司通察無則取結存案有則另行入告臣總為

國計民生起見戒之民而責之官權也將見天下大定衝者為緩勞者成逸又何子來之弗効也千之業而示之寬暫也將使四方來歸蕃息漸臻草萊漸闢又何貢賦之弗充民不累而工不曠斯為折衷言可踐而事可行斯為實着愚昧所及悉以聽之

睿裁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輪流飼馬疏 題為飼馬既定輪流駐

仰請 聖裁事 照供兵喂馬為地方必不容已之公事如

謂輪將之難則糧料草價以及運送脚價一一各在開銷初未常有累民如謂力役之煩業于上歲

三月間兵備巡梁道臣沈荃條奏議於直隸之廣

大順河南之彰衛懷六府輪流喂馬奉有俞旨無復有偏苦矣臣于昨秋去臘兩歷河北皆值衛郡供兵時也臣惟嚴禁官吏之侵尅與勢豪之抗延以期無誤軍需而止及察之民隱質之輿情其苦實有至偏者則輪流之未信也其累實有無

告者則取辦太急而芻糈與諸物之難齊也殆非  
 立法之不善抑亦推廣之未詳耳臣愚謬列三條  
 敬為  
 皇上陳之一輪餉之定例宜申明也原議應輪六府  
 較其冲僻繁簡衛輝洵稱至苦自議之後有羅大  
 將軍于七月內旋師趙大將軍于十二月旋師俱  
 在衛輝喂馬五府未輪一次是衛輝半載而兩經  
 于役非獨偏于五府乎蓋緣自北而出者部文必  
 挨次行自南而返者往往只在衛輝文到立時催  
 辦且不敢以彰德改移又何敢以直隸推諉今欲  
 伸輪餉之令須明頒一定之規如今次餵馬于河  
 北則下次餵馬于直隸非此即彼此直省之輪流  
 也如衛輝輪過次則彰德再則懷慶週而復始此  
 本省之輪流也是必內部預期知會領兵大將軍  
 註定輪該某府則駐牧者知所適從而越于例  
 供辦者知所奉行而不悞于事從此永著為令即  
 有兵馬之多寡時日之遲速各循序而無辭矣一  
 必用之糧料宜預備也每次供兵米豆輒以數萬  
 石計草輒以一二百萬束計行文僅在一月之前  
 隨時派買隨時催運雖云照數給價而一府之預

賦有限藩庫之搜括無多如去秋餵馬之需至今  
 尚未銷筭斯為餼糧驟措之艱且地有肥磽歲有  
 豐歉路有遠近里民每有買之隔境而負運于一  
 二百里之外者寒暑交馳晝夜不輟老幼感額之  
 狀臣已得之目擊斯為民力猝辦之難臣以供兵  
 之役歲所必有輪餉既有定所軍需何不早辦如  
 挨次輪至某府不必俟之文到先令該司道府量  
 地度時措價發買俾小民隨便輓運不碍農時自  
 得從容就理查彰衛懷三府俱有故明藩房變價  
 皇莫售擇其完固者量葺之專貯供兵糧料以待不  
 時之需其糧料若得先備則草束不妨臨期儲  
 皇之備不過一先後間而官得免于臨渴之呼長得  
 寬燃眉之逼即數有長短而臨時裒益不難矣一  
 初次之槽糶宜開銷也喂馬器其原借用于里民  
 者事完仍還之民間似無庸議價惟是世無不敝  
 之器常借終非長法如馬槽糶刀鐵鍋之類在小  
 民無一非價買之物當喂馬時則立催借用缺一  
 不可及發還之日有遺失無有者有損壞不堪者  
 有適值農忙而馱運艱難者有人力不足而就近



賤賣者再遇餵馬官必從新取用民必從新辦交此係無價之輸實為無窮之費催呼百出應接不暇民至此亦甚苦矣臣議以槽餵之類每府給價一次事完收貯公所遂為官物遇用只須修補無煩再借民間不過一次之開銷而民無重困官亦承逸專辦軍需事無旁禱凡此三者臣就已成之例而再發明之酌公私之便而稍變通之總一體皇上惠民至意而期于經久可行者也伏乞

勅部議覆 **李森先全豫情形疏** 奏為恭報全豫情形施行

皇上殊恩禪以察荒重任職日夜水兢務竭愚誠盡清兩河之夙弊永定萬世之版圖庶可少報皇恩於萬一但中州幅員遼闊高山大川阻其半則遐僻難周且兵燹之餘物換星移軍民襍處主客互異因而豪猾叢出易滋欺隱且日復一日習為故常若非身親察勘極力搜剔未易徹底清楚也職自二月初旬由磁州一路歷察河北三郡荒熟情形一型了然若彰若懷未可云荒獨衛輝一府偏近太行素多石田誠未可與二郡例論也次度河首及河南府如洛陽之不堪清丈永寧之勢矜

抗隱職已疏

告在案弘農一帶太勢荒熟錯獨屬此宜陽登封嵩縣諸邑僻處萬山之中荒殘特甚此又難與河北例論者繼自長葛新鄭歷杞縣皆開封屬境荒熟相半者有之荒倍于熟者有之然求其熟倍于荒者則未可多得矣其分數大約與弘農等至抵歸德則田連阡陌麥浪翻風真兩河所罕覩或間有荒地然以民力卜之漸墾又其易易者耳遂自上蔡達汝寧職行二百餘里其中成段熟地皆點綴如晨星周道如此遠鄉可知由舞裕以及南陽計四百八十餘里職縱馬詳闕除西南新鎮等二三縣光景稍堪觀其東南數百里非衰草連天即狐兔為羣此地係南北通衢滿漢諸臣凡征調住當皆由于此悉能日擊口道又非職一人之私也

是汝寧南陽二府屬之荒殘尤甚又未可與中

部一州府同例論者也職驅馳三月有奇徧歷八

皇免治前罪之德意與在事諸臣日講求清丈無

命獎之良法面諭手示幾至舌敝毫禿敢云力竭心

枯但職未受事之先撫臣賈漢復業已設法嚴祭

多方釐剔一切隱漏首報殆盡職今復奉命清察嚴核之下無微不入雖各州縣之首報不等非遠在遐方尚為耳目所未周即零星散落久為人跡所易忽今悉一一搜摘收入版籍惟期則壤成賦萬不敢少為縱容致干功令之森嚴更不敢分郊苛求有負皇仁之浩蕩也凡一切自首併勸墾地畝容職次第繕冊奏

報謹將閱歷情形先此具題伏乞

睿鑒施行

**恭報自首疏** 奏為恭報自首地畝事職思清自入境以來躬歷兩河廣宣自首免罪之新例諄切告誡幸有司諸臣悉能奉行惟謹釐剔靡遺因而次第首報不特僻處之小民爭先自舉即久匿之豪右亦各格面向風刻下魚鱗大冊雖未造完許職親歷處所入府之中如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四十四處共報過自首地畝一千二百九頃零合先題

報但此番清察原在撫臣逐府嚴察之後職今又令各屬於耳目未經人跡罕及之地再四搜剔故集零星之首數不及撫臣初報之累累者良以地類有限一搜再搜一首再首職固不能越幅員而求多又何敢飾虛數以滋厲惟則尺寸之無漏少佐正供之萬一是細流亦可成江海之大而於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也除將未到州縣容職陸續

另

報今將祥符等州縣見報自首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理合具

題伏乞

**恭報勸墾疏** 奏為恭報勸墾地畝事切職睿鑒施行

為之併竭郡邑諸臣之心力而為之各屬當再察再首之後隱漏諸奸始摘發無遺矣職每於巡省之時目覩荒蕪延亘阡陌凡及村社必呼其耆老

脩詢其不墾之由里民泣訴悉云凡有新墾朝甫行犁夕而入冊槩不能寔沾三年以後起科之恩更有久棄荒田全無主認一經墾熟即有豪勢認為原業彙錄告理官復斷回種種苦累以故危疑不前甘棄莫墾耳職聞之不勝驚悼多方開諭不

許以開墾作自首當年起科不許以新田歸舊主徒費代耕所在小民始欣然樂墾爭先恐後矣數月以來凡職身歷之地次第報墾殆無虛日今據祥符鄭州等州縣兵計六十九處共報過新墾地二千七百六十五頃五十畝零除將未到州縣容職陸續另

報外抑職更有請者微職一言所及人心嚮赴如此再得天語嚴飭前弊將三年以後起科之例救下該部通飭恪遵將見喜色相告中州數千里之膏土不幾年間盡化草萊為周原矣今將祥符等州縣見報新墾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

理合具題伏乞

睿鑒施

李及秀酌議鹽引疏

題為戶口凋殘已極鹽引照額難銷仰祈

敕部酌議以甦民困事臣巡歷所至察吏治訪輿情要期民隱得以上聞近因巡歷汝南凋殘尤甚臣耳目所及大約其官皆苦於驛其民悉病於鹽除驛遞已另行具

題外食鹽一節士民屢行呈控臣未敢以士民草野之言輕瀆

宸聰隨批行驛鹽道確察據該道郭四維將河南通

省各運司行鹽地方併鹽引之完欠官吏之叅罰備造清冊呈送到臣該臣察得河南通省地方所行之鹽引有因除長蘆山東河東三運司所行引

額俱少可支持至其不敢瑣瀆外所最稱苦累者莫如兩淮之引也淮引之行於

南陽府屬則有舞陽一縣行於開封府屬則有陳州西華商水項城沈丘五州縣行於汝寧府屬則

有汝陽等處十四州縣其僅免叅罰者惟西華項城沈丘光州息縣五州縣而已其餘州縣皆因十

二年之額引不完叅罰在案夫有司之愛百姓未

有若自愛其官者苟免糾叅亦何恤而不為至於官既處分而引猶拖累此勢之萬不能完可槩見矣今有司迫於功令皆察照戶口分派鹽餉少拂商人之意則掉臂求去商人去則官之叅罰立至矣是以有司不得不多方挽留此士民之所以大聲疾呼也臣取賦役全書與彼處州縣逐一叅攷乃知官吏之叅罰

勢在固然而士民之呼籲情有必至也按全書汝寧府屬原額丁三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丁共逃亡過二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七丁見存丁僅六萬七千四百零五丁見行引共六萬七千二百引是一丁而食鹽一引矣一丁而責以歲食鹽三百觔此勢之萬萬不能而更責以出十餘兩之鹽價此豈力之所可辦乎况人丁之消耗已十去八九而鹽引獨責以全銷此雖歲叅一官而亦不能完夫使歲叅一官所累止一官若幸而銷完必其官嚴徵苦派以上應考成臣恐額引完則百姓盡矣目今經費殷繁軍需多取辦於釐賦臣亦何敢頓希減額然

天地之生人無定耗於此則登於彼催科之大政有道寡者益則多者哀稍一均平便甦苦累上無減於

國課下有益於民艱誠便計也如長蘆山東河東三運司因時增減頗稱便民此皆河南通省見行之事例兩淮鹽引獨不可做而行之乎况兩淮行鹽地方延袤數千餘里不惟幅頓遼濶抑且戶口衆流以此區區一隅壅滯難完之額引而量行均

定於數千里人煙輻輳之地在彼亦日用必需之物在此則釋其俗嗟莫解之憂庶久運之國課可以立清而無告之遺黎不至俱盡矣如果

出言不謬伏祈

敕部議覆

酌派河夫疏

題為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

施行

地方官酌仰祈

疏鑿

敕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土民環馬而泣僉云河夫重累旦冬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瀆宸聽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詳覆到臣該臣看得黃河為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則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以勢相督宜其筋力且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為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者二如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頃頃五斗畝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蓋昔年荆隆甫塞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派

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項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  
 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目為例乎此蓋款所  
 當更議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  
 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  
 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  
 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正地一頃有奇是河  
 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  
 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關乎通省原非  
 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筭惟本縣之民是  
 貳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項五十畝  
 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  
 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  
 可憫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為近河地方亟當酌  
 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  
 協濟之而後近河之王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  
 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  
 則催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致  
 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為  
 情理之平乎臣愚以為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  
 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

大臣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民可以相安此其所  
 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  
 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  
 似為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日擊既真敢不  
 據實入言臣言不謬伏祈聖鑒無誤謹奏  
 奏請  
 敕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  
 奏請  
 覆施行

奏請  
 覆施行  
 奏請  
 覆施行

旨條陳疏  
 奏為遵  
 旨條陳仰祈  
 聖鑒採擇事職以庸駑菲才叨荷  
 皇上殊恩拔置鼎甲侍從有年又蒙轉陞河南分巡  
 夫梁道因署臬篆例當入  
 覲復得瞻拜  
 天顏深慰下私謹遵  
 睿旨許朝覲各官條陳地方利弊此千古曠典敢不  
 竭其一得仰副  
 高深窈照中州一省如分驛路裁官役察隱漏清獄

可育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可育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可育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可育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可育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高因理河漕諸大務凡有利當與有弊當除業經撫

按節次條奏  
允遵在案無可再瀆謹據職耳目所及暨各府開報

天有一二事宜見應酌議者恭列六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西南驛站之宜酌補也中州路當子午

輪蹄絡繹驛站之困倍于他省今幸江浙等處分  
皇通東路而大兵南勤勢必由豫入楚目今傳旗報

發後差踵至額馬有限催覓不周自新鄉以南由  
荊州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

汝寧府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以日為  
晷歲甚至亢村郭唐等驛官死夫逝整頓不起軍務

迅急關係匪細請  
敕部議即將該省驛站銀兩通盤打算撥備補衝庶

各驛免創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之虞矣一河北  
養馬之宜輪值也大兵入楚喂養馬匹原酌道里

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歇馬適年蕩平滇黔揆班征  
調每歲不下三四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稼雖搬運

糧草置辦槽餵原有各府協濟而本郡百姓供億  
獨煩竊計河北尚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

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衍可以飼秣請  
敕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

城蕞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再議歇  
馬庶勤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一常平積貯

之宜核實也常平倉為救荒要策先經部科條奏  
通飭畿省見在遵行但就豫省而言各州縣每歲

贖緩為數無多且春夏解銀秋冬積穀計二季所  
積多不過數十石少者二三十石蓄貯太寡無裨

實用年來頗稱有秋然汝寧之汝平新上開封之  
襄鄆項商去秋水發亦遭淪沒况南鄰江楚水災

叠告米價一踴糶賑更難請  
勅部議轉飭各州縣嗣後須廣行積貯不得以此小

塞責每歲大縣積至五六百石小縣積至三四百  
石者量行獎叙不及額者仍與紀過將見倉箱既

盈而饑荒有恃縱有水旱不必請蠲賑之文而獲  
二餘之慶矣一省城修復之宜亟圖也開封為中

州省會自河決以來城垣淤塌大小衙門分駐各  
邑文移既苦往返屏翰未聳觀瞻至歷年鄉關暫

移輝縣供應之費該縣久屬不支近者巡鹽臣馬  
騰陞有修復水城之疏業奉

承前志藝文卷之第三十九

俞旨撫臣賈漢復現在相度殫慮經營但虞城圍綿  
 巨工費浩煩既無錢糧可以動支而民間物力久  
 耗於河工柳稍供兵諸項目前新報地畝徵輸更  
 艱用力用財不無重累請  
 勅部議轉行撫按或請於每歲贖緩量准支銷或請  
 於工屬銀兩量行撥借或照滇餉事例鼓勵士民  
 樂輸多方設法督倡興工先移衙署而次葺城垣  
 庶經始有子來之歡不日壯維屏之勢矣一地畝  
 等則之宜分晰也中州地土原有上中下及金銀  
 銅錫鐵等名目分別起科向因地未盡闢疆井混  
 淆入府以內豈無不分等則一槩派糧或致貽民  
 間賠害者今查首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  
 亟乘清查之時一併分晰高下則熟田固難隱匿  
 而起科或致混淆終非  
 皇上軫念 國計民生至意仍請  
 勅部於彙報之後查照萬曆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  
 為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瘠免包賠之苦  
 矣一營兵缺額之宜速補也中州駐防之兵通省  
 額存不過一萬二千計調楚調漸約去三千有餘  
 見在無幾今奉

旨缺額免補有汰無增允駐防分汛及送差護轄每  
 苦不足况中州南接荆襄西通秦蜀地勢遼濶雖  
 居腹裏必藉多兵彈壓請  
 勅部議仍許募補足額以裕綢繆以寔軍伍至各營  
 兵丁更宜嚴飭將領兼行保甲連坐之法自汛守  
 防禦操點之外不許離伍為非每身其結彙報各  
 道鎮轉報撫按如有盜賊竊發于與營兵者聽撫  
 按不時參究此又清盜源之一端而營汛不致虛  
 單軍政從此益肅矣以上各款俱就地方事宜及  
 各屬條議所及敬承  
 清問用獻芻蕘倘有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奏為特舉高賢以光成均用武多士事竊惟  
 國學為教胄之司傳經育才領袖儒林職甚重也  
 苟非其人鮮克勝任歷代開國之初肇啓辟雍必  
 慎選碩儒或厚德堪樹儀型或博學可備問難良  
 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由來攸尚前人  
 于斯蓋凜慎之矣他不具論如元用許衡吳澄輩  
 為祭酒一代文教媿美古昔有由然也  
 皇上勅業之初即選滿漢子弟絃誦澤宮作人之化

薛所蘊舉賢武士疏

皇上勅業之初即選滿漢子弟絃誦澤宮作人之化

度越往代而以職謫陋濫竽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與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泊寧靜絕意仕進遠通之士聞風矜式

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至于六館分教亦須老成淹博之士又察山西襄陵縣舉人李推河南濟源縣舉人吳舉皓首窮經舌耕自給布袍蔬食泊如也一臣舊治一臣同里知之最悉均應

勅部錄用以充六堂之選敷教東序流訓上庠人文丕變必有蒸蒸日上之選敷教東序流訓上庠人文不

乏鴻碩然而近取目前職竊附于舉知之義伏乞聖鑒施

**許作梅謹陳河工疏** 題為河工孔亟河累甚善後之良策事竊惟黃河上關漕運通塞下關豫東民命利害所係綦重則大王廟決口不可不急修也但目前築塞所缺在柳數年來一築流通再築朱源中州百姓僅存皮骨今一州縣派夫動以數百派柳動以數萬素不產柳之處固不能無中生有即種柳地方近者採取已盡遠者陸運維艱

恐十錢而不得一錢之用也至蜀曹輩之開蓄柳甚盛年來未動大工即小有修築所需無幾况地近新河船運可通或行本地買辦或令募夫採取省民力而濟河工莫此為便此臣與河道方大猷面議可行者也此目前之急務也黃河自古為患然未有歲修歲決屢修屢決如今日之甚者蓋明時泗州陵寢東省藩封一有冲决河臣即行治罪邇來止叙塞河之功不議河决之罪加以數年不修之堤岸防護無人河安所恃以不決哉臣愚以為河口塞後宜多設徑夫夏秋治河築堡以防决冬春採辦物料以備用其工食即取給於原設河銀之內河官分定地方倘有疎忽致决查係某官經管地方依律議罪則人畏决河之律不復覲修河之功自然防備加嚴庶幾少免潰决亦可省歲修不貲矣此善後之良策也以上二議皆愚人一得之見懇祈

**預議漕法疏** 題為黃水復開大發漕法請部確議覆

國儲事近有人自河上來言黃河大潰水勢狂奔去年及長垣城南而止今瀾漫城北二十餘里矣



河工至今日誠急也臣以為黃河為漕運所關治  
 河必先議漕歷稽前代建都不同轉輸各異我  
 朝定鼎於燕仍明之舊即當因明之制而補救之明  
 初運糧有二道海運自直沽達京河運由江達淮  
 由淮達黃陸運至衛舟運至京迨會通河成而海  
 陸之運俱罷故終明之世漕運以黃河為通塞  
 國朝因之河決流通而修河夾朱源而修夾大王廟  
 而又議修非為河也為漕也今年因夾口未築清  
 口水淺一挑再挑小民疲於力役及河工未動河  
 水又漲矣使河伯効靈河工蚤竣明年漕法可無  
 煩更議萬一河水洶湧工難遽完今歲前車可鑒  
 臣狂瞽愚忠謹披瀝為我  
 皇上陳之漕船在淮揚之間從無淺阻惟黃河北徙  
 所慮者淮河口及宿遷等處糧艘不能飛渡耳勢  
 必淮河北會泗沂東入於海則淮泗初未嘗不相  
 通也明矣宋神宗間河決澶州遂合泗沂而與淮  
 會則宿遷一帶非黃河之故道為泗沂之故道也  
 又明矣淮水雖弱為泗潰之一復得洪澤阜陵泥  
 接萬家諸湖以益之昔則隨河入海者今使曲防  
 接泗未必甚弱何可不議也且蛤蟆周柳黃墩等

初泗合洛馬沂河之水由董家溝入河再引永堽  
 村二湖以及睢水由白洋河口接濟之則黃河  
 分之水其流未必中斷又何可不併議也至張秋  
 迤南黃衝運道設法疏濬以利漕舟均不可緩  
 考之載籍詢諸輿論如此第未嘗親履其地里之  
 高下水勢之強弱以及濱漕有用之陂塘不能盡  
 悉  
 特遣博洽與故曉暢河勢官員躬詣踏勘與河漕二  
 臣共相參酌或別有運道可以通漕務使一勞永  
 逸有利無害詳議妥確覆請  
 聖裁定奪潛法既定然後可得而議河也其以利  
 國儲而便民生非淺鮮矣管見如此仰候  
 勅下內院九卿科  
 道會議施行  
 謹陳河患疏  
 題為決口報塞謹陳  
 末議以絕河患以恤  
 民生事  
 皇上遣同滿漢諸臣踏勘河漕河上情形已與同差  
 諸臣遵  
 旨各部會議具奏矣幸而河伯効靈河口報塞臣目  
 觀長河形勢與濱河之民被災疾苦謹將善後恤  
 民事宜條列四款為

皇上陳之一頂衝宜保護也黃河自榮陽而東水性湍悍南衝則決而南北衝則決而北今決口雖塞如潭口寺若此堤一斷則河必經延津迤北東由滑縣抵臨清下天津入海其害何可勝言如此急工恐陽武一縣民力不克底績臣請

勅下河臣多撥夫料併力加工勿待桃花水漲又成疎虞河官重治則河患可息矣一堤防宜增築也河水狂奔以堤為障臣見大王廟決口之下舊有小長堤一道低薄不足為恃故大王廟之決即在洙源寨東壩也臣請

勅下河臣另建遙堤併將小長堤增高加厚即伏秋水發內有龍門大壩以束其流外復有遙堤以殺其勢則水性不能橫溢矣一河夫宜復設也沿河州縣舊有額設河夫每年修工辦料防護河堤臣十年五月內具有河工孔急河累甚大等事疏

內通融支筭則地方亦不苦累矣一河民宜蠲恤也臣行視河干見陽武封丘祥符蘭陽等處近河居民土地坍塌廬舍漂沒無居無食貧困已極若徵輸不已災黎其何以堪閱撫臣允得時題覆臣同官杜漢黔黎災傷已極等事一疏部覆內有祥符等處節年災傷未報有成河之地等語夫黃河自古為患遇有險衝堤外復築月堤歷年既久堤內草坡沙洲便是民田至決口而下以達張秋一帶龍門雖合河水經行處所尚沮洳難耕臣請

勅下該督撫按嚴查各州縣被淹地上請旨拋荒俟每年報墾行糧災民其少甦矣以上四款臣目擊情真故敬摺愚見如其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 議杜河患疏 題為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

人皆言衛水流毒不即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即伏秋水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出綿竹山每年夏秋間合諸山之水逆流讓慶由武陵入黃南岸高凸衝決時

勅下河臣查原額河夫昭數增設即工銀不足河夫做一分工程歲修少一分工程應聽河官於河庫

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為障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未修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休近雖奉

旨估計修築祇應故事去年十一月隨塞隨衝道臣張親駐河于料理決口始塞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係新添

衙門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不與聞衝塞不得問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尚河患也臣謂衛

水分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提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

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征不足關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征有餘留為次年之用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水患

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睿裁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 張縉彥條議修防河工疏 奏為

明旨以便遵奉施行 河工

為

國之大政修防為民之命脉謹遵 諭條悉利害祈蚤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

蒙恩內擢肝腦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年二月十七日奉有凡興利除害許衙門滿漢大小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職掌大事首在河工

臣自河南來親見河勢泛溢役夫顛蹙百姓處處啼號當事時時蒿目欲保河伯効靈并里安堵雖明者不能見其終也利害甚大安敢緘默夫黃河

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故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

日歷歷可考也故河決之費輕大王廟之決池總河臣楊芳興屢奏陳請原有經費河南募夫一萬名

此外則山東大各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給工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各故地有定規此修河之額近事之可稽者也幸

伏 皇上洪庥衝口堵塞故道安然今日之河仍是未決

皇之河則防今日之河當照未決之先求其原額不  
 當照河決之日仍其勞費矣考河道舊額守堤堡  
 夫不過過榮澤陽武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封丘考城  
 等十縣招募夫不過八百餘名每夫工食不過三  
 四兩不等但以爲瞭望之用若有事修築則舊額  
 河夫銀除報荒外尚解庫四萬餘兩即于此內動  
 用募夫與工此防河之額古今相沿之已久者也  
 今民勞之已甚徭役不息經制不定差提無時是  
 以按臣有徵派當更之請省臣有發銀募夫之論  
 若不從此而定畫一之制經久之圖則民命之孔  
 亟不待陽侯之怒矣臣聞河道條議派夫臨河州  
 縣每熟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其餘遠河百里加地  
 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  
 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南不過募夫一萬名今  
 無事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  
 二矣築大王廟之決口不過每地四十五頃募夫  
 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  
 之多矣里下每雇一夫月工六兩計一歲每夫費  
 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歲加銀九  
 十萬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費

皇上宵旰憂樂朝會議會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出  
 諸口乃以數本萬之加理伏于派夫之內臣不得  
 其說也况防河如防盜其來也忽焉其去也倏焉  
 倘如此議若行十月以後霜落水消萬餘人迨遙  
 河上畚鍤何施所費之夫將爲下役包攬折乾之  
 用乎抑盡動河銀銷歸何所也况通省地方遠近  
 不一即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  
 事急而調之一旦河勢泛溢近者不足用遠者不  
 能到躊躇四顧安能取辦俄頃蟻穴之潰嗟何及  
 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輕執者也計莫如防河即  
 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爲瞭望有事以河銀爲  
 招募如河官難以坐募則檄行州縣發給見銀而  
 河官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巨測之勢非常之  
 舉就河勢所犯之處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  
 明不必拘一定之數寫違之地大工然後協之隣  
 省中王然後協之隣府小工則協之本府九年原  
 有題定規則無容更也河漕所關豈惜一方之筋  
 力以塞蛟龍之窟乎如此則有經有權有常有變  
 修有修之額防有防之額募有募之時派有派之  
 時而河防可恃無恐百姓亦可與更始矣河柳欽

可河通志藝文卷之第三十九

伐尚議栽植今戶口淪亡異石興工微派何地是  
樹人不如樹木也利害顯然事有兼濟我  
皇上行成典章功垂可久矧河工大政而可無畫一  
之制以立萬世之利耶總河臣新經  
特簡撫按臣親見民隱必有駁議詳覆者臣謹循職  
掌指實以

聞若愚言可採祈  
敕部覆議施行  
李實秀條陳沁河衝決疏  
題為驚

衝決異常衛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睿鑒勅查修築併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  
惟河北衛輝一府地居子午之冲世受河患而沁  
水為尤甚蓋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慶逼近太  
行地據上游父老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  
沁水之發也勢如建瓴直冲衛地不可救藥昔  
原設有沁河銀兩歲加修築以防不虞頻年天災  
流行單懷官民未聞有歲修沁河之舉自去歲淫  
雨匝月衛民已受其患而今歲之滄沒冲突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臣昨接家信自五月以來大雨連  
綿累月不休本處河水泛漲盡逼城下兼以沁河  
冲决水勢洶湧波浪滔天一版由修武而來一版

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夾攻以致郡城內外洪濤  
汨沒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淹死無數廬舍土  
為傾頽田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澤國居民  
舍早就高露處無依啼饑號寒之聲慘不忍聞現  
今土屯東西北城三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  
寧字臣聞之不勝駭異嗟嗟衛民二麥既已不收  
秋成又屬無望轉瞬隆冬蟻命旦夕莫保賦稅出  
自何所一郡縣如此他郡縣不知更何如也在督  
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梓迫切聞此異常水  
災又不得不亟為請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  
皇仁

勅部丞議蠲恤以全民生併請  
勅部確查沁河决口處所勒限該管地方官亟為堵

塞勿以鄰封為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  
患而

國計民命兩  
有攸賴矣  
條陳養馬所夫疏  
題為衝途苦累難

勅部酌議以甦民困事竊惟河南衛輝一府附郭汲  
縣路當九省通衢在明季凋敝已極我

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使往返絡繹不絕兼之水患頻仍河工未竣民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為苦者有二一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北有彰德東有大各西有懷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大兵每次南征養馬皆在衛輝動經月餘大名彰德僅十之一二懷慶則全不經臨也即如去歲徵調紛紛自閏六月至十月經畧標下及江西兩廣等處差官押解馬匹先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三千五百餘匹駐劄多者一月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一切夫餼草料等項俱派民間備辦切思衛輝較三府最為衝疲錢糧戶口最為稀少養馬之數則較三府獨多苦累不均莫此為甚臣請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與三府分駐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用直隸附近州縣協濟如在彰衛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所用糧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於正項伏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銷筭庶百姓得有息肩之日矣一日所夫賠累之害也衛源舊設河平一所以供差役往來之需其牛頭夫役原係陳留長葛

原武三縣歲額銀五千八百餘兩雇役代當與汲縣毫無干涉因

鼎革之初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理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意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止解銀八百餘兩其餘夫役盡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間汲民何辜而為此三縣填無窮之豁壑耶伏乞

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銀若干兩令其依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徵熟額銀不敷應准撥某項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獨累而輪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臣係汲人知之最真故敢為

國計民生請命如果臣言不謬統乞

睿鑒施行 **佟鳳彩條陳民困四疏** 題為豫省平定有年百姓苦累未蘇田地

荒蕪尚多敬陳致困之由兼抒補救末議仰祈

睿鑒破格通變以收治平之效臣謹分疏具

奏事一河夫之偏累宜通變也臣察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至萬餘名或至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起派似乎公矣其實弊有不可罄告者如狡猾之徒以自已田土飛洒於人

勢豪之家以他人地畝包攬於已甚至紳衿衙役  
借題優免兼有不肖有司礙於情面以致懦弱鄉  
愚愈累愈貧每月或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  
及解到河上又為積年河棍夫頭百計欺壓授以  
至重之工苦不能受勢必至于逃逃而復向該州  
縣提補又得二三四兩重雇是每夫一月已費至六  
七兩矣即以初雇每月三四兩而言一歲萬夫計  
之每年費至三四十萬矣在  
廟堂之上止知河有歲修而不知歲修之夫如許即  
知有歲修之夫更不知費百姓如許之金錢為今  
之計莫若官雇一策察舊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  
歲預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起派今若  
官雇每夫每月雇價二兩足矣每歲上工九箇月  
每夫止用雇價一十八兩即以萬夫計之止用壹  
十八萬較百姓之自雇每歲三四十萬不啻天淵  
矣其每歲估夫若干該銀若干除歲徵河銀外不  
足者於河南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  
若干刊明由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  
奏銷倘有餘剩留為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額  
不但狡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俸

免即河棍夫頭管工官役輩亦無所施其巧矣此  
歲修之議若是倘遇意外大工則歲修之雇價實  
不足以敷其浩繁之費是又在臨時或動何項錢  
糧再行酌  
題者也 一里甲田地多寡懸殊宜均平也竊照  
均平里甲久奉  
俞旨通行直省惟河南比時為荒多熟少遂爾因循  
如故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  
五六百項或三四百項少者每里止一二百項甚  
至或數十項以至寥寥數項者遇有差徭有司止  
知照里編差不知里大則田多戶殷眾擊易舉里  
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儒戶名或不入  
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詭寄飛灑大  
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名為一例當差實有  
不均之歎為今之計莫若行各州縣詳察除已均  
平者不動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許拘喚各戶審編  
亦不許里書分派止令州縣印官按見在徵糧地  
畝冊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項原分為十里者每里  
均分一百項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項  
遇有差徭按里甲均當不許少有增減如是則豪

可  
通  
志  
藝  
文  
卷  
之  
三  
十  
九  
七  
七

強無計躲避貧弱不致偏枯矣。一柳梢之協濟宜通變也。夫豫省沿河地方雖云產柳然除隄柳園柳外餘俱係民間納糧地土栽種以供採辦且生之者有限用之者無窮自康熙七年以來如桃源宿遷牛市屯以及七里溝等處共計河南協濟之柳已二百七十餘萬矣。又加以本省之黃河歲修不下百餘萬即去歲開封府屬陽武縣之潭口寺工險事迫無柳可用將民間之果木無論桃李杏梨等樹盡行砍伐堵塞方保無虞是黃河之害惟豫省為甚本省歲修尚不能支倘一有決口之患本地無柳可需鄰省又不能挽流而上斯時數年方能得用原非數月週歲可以易生者是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百姓肆出採辦已屬苦累年來協運外省更苦難堪臣有兼理河道之責不得不預為詳陳仰祈

睿鑒嗣後或江南鄰省無河患之地方派協江南之河工將河南有餘不盡之柳稍待生息以備本省之河患庶漕運民生兩有攸賴矣。一裝運協濟柳梢之船隻宜通變也。竊照黃河水勢洶湧洪波

直寫原無商旅船隻往來不過各河口寥寥之渡艘耳一遇協濟之柳渡船不敷將朱仙鎮小河民艇從陸地挖溝引水將船拉至大河每隻裝柳不過二三百束每束腳價費銀一二錢不等然尚有船可雇有法可設猶可言也。今朱仙鎮之客船見封雇無已俱各畏縮不前大河又無片帆往來百姓運柳至河干者止有望洋而歎官吏束手無策若不亟圖變通將來必至誤運即如見今協濟七里溝之柳九十餘萬束而堤柳園柳每束官給腳價銀一分五釐民柳連運脚每束給銀四分五釐察當時議定以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尚給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術飛運安得不賠累乎仰懇

睿慈敕下河臣動用捐輸錢糧於江南出船處所雇覓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束輓運河干庶

百姓亦稍得蘇息大工不致遲悞矣。王日藻請

豁堡夫課程疏 題為開歸堡夫課程疲累已極仰懇

皇仁特賜矜豁事竊照豫省黃河自榮澤至虞城延袤六百里築隄防守自外堤重堤間有至三堤者



額設堡夫僅九百餘名責令晝夜瞭望水汛墊平  
 車道雨隙修補狼窩鼠穴與夫栽柳澆灌割割蒿  
 草力役最苦所領工食徭編堡夫每名每年工食  
 銀六兩內有除荒徵熟不及六兩者鄉堡夫每名  
 每年工食銀三兩六錢內有不及三兩六錢者工  
 食又最少乃又責令繳納課程一項每夫每年納  
 柳梢一百束穀麻十斤芟三十套纜二十條計其  
 所納課程之費反過倍于工食之數煢煢堡夫何  
 以堪此然在昔時豫省河防俱用民夫每名里下  
 幫貼至四五十金故猶可以完納自康熙十二年  
 前撫臣佟鳳彩題請夫歸官雇則各堡夫僅僅需  
 此在官工食銀兩矣且從前責辦課程因豫省沿  
 河荒地尚多原令其望青採取隨地種麻因時索  
 絢為芟為纜用其力不費其財今地畝俱已起科  
 柳梢各有業主則勢不得不賣鬻辦買矣以故堡  
 夫竭蹶奔走捨地呼天止以措辦課程為重看守  
 隄岸為輕究竟此皮盡骨立之堡夫豈能如數完  
 納因之相率逃亡河務廢弛有夫之名無夫之實  
 州縣務在責成又因之均派里下追呼敲撲弊端  
 叢起是此堡夫課程一項有益於

國用者甚小而所損於河防者甚大伏乞  
 皇上勅下部議將堡夫課程槩行豁免其堡夫專令  
 防守堤岸餘暇栽柳灌溉倘遇掃工再令協採堤  
 園官柳盡其力不至費其財庶河防重務不致廢  
 弛而堡夫得獲 **改折漕糧** 題為直陳採買漕米  
 生全之幸矣 **疏** 之弊請

勅部酌議破格變通事查豫省正改兌漕糧併潤耗  
 本色行糧及德州倉糧共本色米約計二十五萬  
 有奇歷來各州縣皆僉差官役前赴直隸大名府  
 小灘地方買米交兌在全書開載每石徵價不等  
 自康熙八年前撫臣郎廷相咨覆定價八錢一例  
 編徵其八錢外所餘銀兩另解何庫在案嗣因節  
 省充餉於八錢內又兩經裁減僅存六錢五分比  
 時年豐米賤可以買運自後歲歉米貴採買日艱  
 康熙十八年五月內前撫臣董國典以中州歲荒  
 民窮漕糧難需本色等事具題奉部覆以未及秋  
 收預稱米貴不准在案又于本年八月內以漕糧  
 辦運維艱等事具題復奉會議部覆查江浙漕米  
 改折充餉豫省漕米不便又行改折在案臣何敢  
 再為瀆陳但思

天庾固不可缺而漕弊不可不更今以豫省漕米取之直隸地方越境採辦奸宄叢生囤戶牙行視為奇貨米價任意騰貴糧官買役四散購求遠則若盤剝之耗費近則苦奸棍之勒索所以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年小難米貴至一兩二三錢不等間有恐悞開幫向隣近水次州縣運買好米而小灘牙僧勾結官旗嫌稱中州米帶黃色抑勒不用必要小灘之米以致買糧官役稱貸無償那移無補官民交困臣思各省產米地方舟楫可通者正自不少或將二十餘萬之米均攤各省為數有限而以豫省漕米之價改折解部不過一轉移間而百萬生靈享更甦之慶矣查康熙十五年豫省漕糧曾經部議改折充餉官民稱便如出湯火迨後行之一年復令辦運本色遞年官民交困賠累難堪臣入境時一路眾口哀號咸稱買米為邇年大害隨嚴檄各州縣不許絲毫加派累民又據各官將從前賠累併今年米價貴至九錢六分尚有脚回等夫工食給軍盤剝與交倉席片等項雜費辦運維艱紛紛呈控

畿輔伊邇誰敢捏飾取咎若令剗肉補瘡必至民生

重困臣不得不預為陳請仰祈  
勅部酌議允行改折庶官民免賠累之苦而軍需亦

有攸  
賴矣  
**丁思孔請免黑鉛疏**  
題為諮訪地方利弊以圖興除實效懇息民生

事南陽府屬內鄉新野開封府屬禹州榮澤河南府屬登封永寧等六州縣全書舊額開載應解黑

鉛共五百八十九觔八兩八錢零豫省素不出產俱赴遠方採買因為數無多尚可勉力措辦迨至

康熙二十四年准戶部咨驟增黑鉛五萬五千四百二十三觔較原額幾及百倍合計各省共新增

一十一萬觔而河南一省獨居其半以致各州縣採辦維艱跋涉於湖南等產鉛處所數千里之外

購買運送方得轉解京師且定價每觔三分五厘民間價值貴賤不時

與夫往返盤剝脚價解運交納等項費用甚多年來拮据設措筋力俱疲官民苦累莫支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或竟免辦解或以正供萬不可缺准解折色改於出產黑鉛省分就便採買庶

國課無損民生有益矣  
**閻興邦請暫停運疏**  
題為豫省連遭荒旱

皇仁屢沛恩膏再請暫停輓運俯俟民間稍有收成

仍徵本色事臣惟漕糧一項上關

天庾况去年因河南亢旱仰蒙

皇上軫念災黎既蠲河北正賦又

允停運一年臣又何敢再求停運但今地燥土乾甘

霖未沛夏麥眼見無收恐秋成亦難預卜若再採

買米石遠運小灘實難力辦仰請

皇上俯念河北各屬均在被災之後又值亢旱蝗蝻

牛瘟河南各屬去歲雖未成災今春雨澤愆期麥

苗多萎萎秋收難定再請暫停今年一運俟雨足秋

收之後於康熙三十一年仍解本色是不費

蠲賑而民之蒙

恩並渥稍緩一年之轉運

而民之受福無窮矣

顧汧循舊折漕疏

題為豫

民公籲

聖恩仰請循舊改折漕糧以永沛

皇仁事豫省連歲荒歉民生疲困仰賴

皇上洪慈屢蠲正賦併停漕運復將康熙三十一年

錢糧通行蠲免是

特恩簡畀中州自初入境諮訪利弊即知辦解本色

漕米一項最為民累前往來浙川沿途士民羣聚

呈控咸稱兌漕虛費浮于正項仰望

聖恩仍准永折以甦民困茲據布政使詳據各府州

縣申請改折臣思漕米重關

國儲何敢輕議改折惟是豫省漕糧非江浙等省

可比各省隣近水次糧艘停泊隨到隨運豫省不

通舟楫每年應徵正改兌漕糧併潤耗本色行糧

及德州倉糧約計二十五萬餘石原不徵收本色

係一條鞭徵銀遠赴直隸大名府小灘鎮採買交

兌以全省之糧取給于隔屬之一隅因而彼處囤

戶牙行視為奇貨高擡價值閉戶遏糴或土棍奸

牙勾結官旗任意勒索兼之給軍盤剝與修厥席

片等項雜費數倍正供若從本省辦買由陸輓運

小灘遠者距千餘里近者亦數百里脚價之費更

屬不貲勢不得不累官民賠墊是以康熙二十二

年前撫臣王日藻題請改折民獲休息至二十九

年奉部文仍運本色因地方荒歉前撫臣閻興邦

疏請停運即邀

俞旨三十年部覆前撫臣閻興邦疏不允停運又蒙

特旨准折三十一年復蒙

可河通志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三

上諭停徵是豫省辦運漕米之苦久在  
 睿照之中矣夫同一輪納也運本色則小民賠累而  
 在官更多修船行月之費改折色則無損於正供  
 而民實受其福一轉移間公私交便且漕米自改  
 折停運迄今已歷十載而未匱缺毫末是改折漕糧  
 天庾之積軍國之需竝未匱缺毫末是改折漕糧  
 之有益于民生無損於  
 國計彰明較著仰祈  
 鑒允豫省漕糧照舊永  
 兩河億萬生靈復享無疆之慶矣

西此各省制我木大蠶蠶  
 皇恩代世承天以興只困  
 皇呈對如爾食罰盡費到千  
 散米一更景為另果前封來  
 謝佩部金士另彙深

###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

#### 藝文六

頌

### 漢蔡邕陳畱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顛為政建時春  
湯我君勤止戾茲

小黃濟濟羣吏擗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  
 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  
 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  
 川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  
 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  
 申戒羣僚務在寬平  
 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 晉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拘  
 朴隱形川淳岳時澹泊無營棲遲

高山與世靡爭虛薄泰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  
 產之政峨峨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道遙來過墓庭

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  
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六朝鮑昭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  
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羲以降

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  
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  
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曆  
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  
聲為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  
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  
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  
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  
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  
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蠻貊懷惠徒禮慚勤散露  
臺之金賤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造泊脇奢去甚  
泰燕無留飲收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  
之更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  
而自彰萬里神行颺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  
異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統纂

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  
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  
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  
休息朝呼韓罷酷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  
允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  
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肓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  
呂壘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  
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舞頌於外  
坐朝陪宴之臣懷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  
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戶濟異源同  
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  
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也宣尼稱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  
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  
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  
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  
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箠羯黠束桑象闕武功  
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

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  
 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匹抑又聞之勢  
 之所單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  
 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遹命潤色騰策盛德形  
 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  
 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絕  
 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較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  
 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  
 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肇繡成錦粉纈顯軒徒  
 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流晦多千齡一見書  
 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望周躡殷蹶唐輓  
 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祖治亂首物定靈更開天  
 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垓朔南暨教海  
 騰聲淪深格高狹遐洞冥曩曷遷宋玄圭告成  
 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  
 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  
 璣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  
 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

言箋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  
 孝崇饗祀勤降耕籍醴酬秋羊封堊春幣嬰耄兼  
 梁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  
 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族伏彥朝賞登賢  
 訓優柔武節焱驚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  
 程讓周備吏礪平端民蓋幸覲桴鼓凝埃烽驛  
 響銷我張戟歸為農器闕外水鄉郵表炎國隴  
 西南渤尾東北施施嶺丹渾潭泉黑移琛雲勉  
 年印棘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  
 班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  
 質蠶行藻性仁章晨莩德宿宵映海無隱鷗山  
 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  
 風蕩閨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豫樂匪直如  
 偉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  
 年澄波帶嶽鏡流葱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  
 葵都降眊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  
 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壑曾未  
 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  
 說天竦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  
 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訐謨布簡師言盈  
 室歲

有綿祀清無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稟和靈根方固  
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  
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轉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  
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  
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韓愈公孫僑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

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日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  
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下塞上聾邪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  
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  
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

宋李統偃師嘉禾頌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丕赫厥耀禎祥闡珍响响我田推億

念維衍滋秀浥靈協穉殊畝農口噫嘻獻于縣師令  
受偃僂以積于府府不政有歸于元后皇帝曰嘉  
天錫茂祉于實非祥筆在太史

元趙允迪河南瑞麥頌

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今惟懋懋金與生兮大與

收覆隴畝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垂金兮  
周綴帶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  
石兮其惟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  
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  
慶兮萬壽無疆

皇清張楠偃師瑞穀頌

康熙二十七年秋八月偃師縣廟前村嘉禾誕生一莖三

穗申報

上聞

天顏有喜一時稱瑞僉曰帝力致茲天休爰作頌曰戊辰之歲穡事有秋浮丘  
之野惠我與謳靈產嘉穀瑞靄平疇一莖三穗今  
古稱尤豐年兆慶狼戾盈篝遺秉滯穗曷承茲休

歸之于天冥穆維幽還之于地大塊  
悠悠問之農人熟悉厥由海隅不冒一莖三蘇今  
懿德作求嘉祥聿顧汧  
天至允升大猷

御書匾額頌

康熙歲次甲戌秋七月

上遣官賚

御書匾額四道至河南摹勒奉懸恭頌并序臣聞封  
山濬川古帝著懷柔之烈報功崇德盛朝屢作述  
之休奠地軸于名區必藉當陽錫命樹人紀于億  
載允資皇極敷言惟嵩山宅五岳之中而淮流居  
泗瀆之一頌神禹者河洛為昭景亞聖者遊梁稱  
首非遇

文明之治曷彰典禮之隆欽惟

皇上德業日新制作時茂乾覆坤載包河嶽于同源

武緯文經揆聖賢為一體煌煌

御製固已躋雅頌而陟典謨奕奕

宸猷亦且麗日星而昭霄漢至于怡情握管

睿藻開天得意臨池奎光亘世

念神州勝地

特沛嘉言當

秘殿燕閒

親攜綵筆對羣臣而揮灑頃刻霞飛展廣幅以紛披

自然錦爛懸鉞垂露翔鸞鳳于行間舞雪迴風集

蛟龍于筆下點畫在方寸而思薄穹高卷舒惟丈

尋而神涵域表觀者駭視而瞠目聽者側耳而傾

懷良由運化從心乃克靈機應手斯誠寰寓之宏

文而振古之大觀也臣一介鄙儒屢邀殊遇曩塵

館閣時親東壁圖書近寄封疆渺隔西清琬琰何

幸遙頌

宸翰恍若得觀

大顏率吏民而拜堯衢綠字儼來雲際肅衣冠而瞻

舜日赤文正在天中從茲川嶽騰輝益令廟庭增

重于是殫精摹繪爰飭雙鉤加意雕鏤更施五采

晉懸祠宇墨華與景耀齊新刊搨碑珉筆勢合祥

雲競麗兩河雷動豈惟近悅遠來八郡風馳詎止

塗歌巷舞敢不敬承

德敷賁多方集神人並協之徵期上下咸熙之理

謹拜首稽首以附

吉甫作誦之義云



御書嵩高峻極頌

節彼中崧四嶽之宗室分太少二十四峯陰陽和

會風雨時雍仙臺層列巒嶂攸崇  
朝有嘉禮禋祀屢豐秩秩篆碑閱歷顯庸  
特頒寶翰奉懸祠宮銀鉤鐵畫照耀高穹卿雲蒸蔚

旭日曛曛靈祇燕喜祿福來同惟  
皇受社圖大宅中載瞻翠嶽坤維水隆

御書靈瀆安瀾頌  
禹貢導淮桐栢始謀昔獨入海今會河流

帝念運道茲焉上游引清刷濁疏濬網繆  
誕錫嘉言筆挾琳球鴻文絢采鳳藻揚休古廟雲霧

漢栢風颺赫赫瑤箋賁于林丘靈源發越越步鑿  
皇猷禔福孔多神明贊幽湯湯其逝鞏護隄疇澤國

沃衍景貺千秋  
御書功存河洛頌

粵稽神禹錫圭告成顧瞻河洛明德長存後世報  
祀吹臺是因巋然廟貌平臨汴城我

聖神畧黃運以寧推美夏后  
觀灑墨林光躔奎宿色動台文虔奉瓊樓滲碧流金

羣歌

帝功惟禹是均河伯效順阡陌徹平幸際

盛典士女謳吟守臣懽林載筆難名

御書目明仁義頌  
人道攸立絜聖與賢巖巖氣象啓後承先周遊大

梁陳善王前辭距楊墨誦法文宣  
聖主崇儒闡述七篇作

君作師  
德備道全

宮賤遙錫鳳舞鸞騫大哉  
德音鏘鏗鼓鼙多士肅將遵迪言詮沐浴

光華會歸陶甄人文蔚起仰接  
心傳泰階六符於萬斯年  
李國亮

御書匾額頌

自一中授受封山濬川而後歷代原本斯意各有  
表章之文然精誠不貫而光暉未昭我

皇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孔孟之緒以宅中而圖  
大遠軼有漢唐宋元明之世廼于治安餘暇

睿思獨運  
宸翰親揮道官  
賜河南境內嵩岳淮瀆禹王廟孟

子遊梁祠匾額臣亮職在守土以承宣  
德意既祇奉摹勒分懸其境仰見精微廣大十六字  
如對內聖外王之心傳而一畫開天奇偶備陳又  
已通神明而類萬物此非可求之于語言文字也  
不禁從聖賢岳瀆歆格之餘踴躍懽忭稽首頓首  
而敬附頌言於左

御書嵩高峻極頌

崑崙既遠宗干外方乾精坤粹作鎮中央

帝顧畿南宏闢古疆維茲神岳樞紐萬邦爰

錫坊表

宸翰飛翔象形會意孰敢輩行有光亘天章厥靈長

寶墨之傍

御書靈瀆安瀾頌

孰益河漕維

帝其咨淮流湯湯源迺在茲桐柏既導獨力東之助

如綸如綵以標以題香傳

御案彩煥靈祠既章

天寵神之格思借彼岳牧職思其宜

御書功存河洛頌

昭代平成實繼禹功

帝不自神維神是崇豫治大梁水土豐融古臺廟貌

眷于

宸衷英華勃發墨擁化工擬圖擬書河洛之中

御樓既新昭示靡窮罔不感悅澄波日東

聖作物觀先後攸同

御書昌明仁義頌

日仁與義梁徒聞止俾陳于今樂則行矣請瞻

御書千載褒美亞聖雖往儼然畱此於煥

天章溢自道揆萬物得所允惟厥旨象日中天照無

遠邇異端曲學咸卸于理

書

戰國魏無忌諫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  
以憂歿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  
 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  
 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  
 國也韓之必伐楚與趙矣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  
 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  
 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  
 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趙兵決於邯鄲  
 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  
 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夫韓之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固有懷茅邢丘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  
 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  
 亾之繞舞陽之北以東隣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  
 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干今秦七攻  
 魏五入圃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  
 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  
 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各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  
 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  
 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  
 捷之以講識言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願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  
 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  
 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  
 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而與彊秦鄰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  
 賦之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  
 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漢鄒陽上梁王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

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

在不明卒從吏認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

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之國死

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為燕尾坐白圭戰在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

城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王臣剖心析肝

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

范雎拉筋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

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

嫉妬之人也是以申羗怨賄雍之河徐衍負石入

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

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西人由余而

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

俗率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

故意合則吳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

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

可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八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  
 比干之後修孀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  
 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  
 下卒東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  
 辭三公為大灌園令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  
 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玉道哉臣聞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投劍相盼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木根根抵輪困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碎珠和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容則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  
 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  
 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嘉之言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  
 載呂尚歸而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  
 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龍  
 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關羽辭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曹操書**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  
 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  
 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  
 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  
 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耗某已  
 知聖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于白馬誅文丑于

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畱所賜之資盡在府庫封緘伏望台慈俯垂照鑒

魏曹植與楊修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犬也前有書嘲之及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

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

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擬利病昔田巴

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

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

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

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

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

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

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

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為

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

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

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

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

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

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

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

紀之姦不戰而拘繫疆梁之兇銷鑠而縮栗迎風

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

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

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

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

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

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

拾遺公朝廷之上引頸

爭先覩之為快方今

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

小人皆飽聞而

符貺委至若干

銷鑠而縮栗迎風

若不成人四海之

拾遺公不疾起

與天下之士君子

樂成而享之斯無

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已足跡接於諸

侯之國即與仁義

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

帶就車惠然肯來

舒所蓄積以

補綴盛德之有闕

遺利如於時名垂

於將來踴躍

陳企頃刻以與又

竊聞朝廷之議必

起拾遺公使

者往若不許即河

南必繼以行拾遺

徵君若不

必加高秩如是則

辭少就多傷於廉

而害於義拾

遺公必不為也善

人斯進其類皆有

望於拾遺公

拾遺公儻不為起

使象善人不與斯

人施也由拾

遺公而使天子不

盡得良臣君子不

盡得顯位人

庶不盡被惠利其

害不為細必望密

察

與汝州盧

郎中論薦侯喜書

右其人為文甚古

立志甚堅行

老無援於朝在舉

場十餘年竟無知

遇愈常慕其

才而恨其屈與之

還往歲月已多嘗

欲薦之於主

司言之於上位名

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為文

未肯不揜卷長歎

去年愈從調選本

欲攜持同行

適遇其人自有家

事迨邇坎珂又廢

一年及春來

自京還怪其久絕

消息五月初至此

自言為閣下

所知辭氣激揚面

有矜色曰侯喜死

不恨矣喜辭

親入關羈旅道路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苑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士為知己者死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宋蘇軾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于人者必其人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于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

欲進說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于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晏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也方西人之職也敵乘間以跨吾比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于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而食之且且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于溝壑之中而免于鳥為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于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天下之功名也夫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遠近山川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于曲學小數茫昧憮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



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于天下之博學也名  
 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于得而無  
 懼于失無羨于功名而無畏于博學是其果無間  
 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曰箴儆  
 于烈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  
 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  
 于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設也謚之曰睿聖武  
 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問以拒天下之士  
 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問之入哉不然軾將誦  
 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  
 輻輳于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  
 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  
 得其偏是以偏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  
 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  
 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  
 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敏而不為過物

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  
 子之全也原憲兼而至于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鬪  
 魯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  
 子之偏也夫子若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  
 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  
 下不以為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為訐剛健而不為強  
 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  
 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若其全天下效其偏  
 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  
 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  
 道而務循于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眾必共  
 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  
 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  
 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  
 至于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于門下軾之  
 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  
 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繇此也歟昔  
 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  
 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  
 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

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于無窮軌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于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于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于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大文豐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明何景明擬與藩司論賑濟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奈郊壘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於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鑿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勇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太率利而具害者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其害而所

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筆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泉釐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及屢取締絡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黃河之後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糴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劫掠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又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祗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覩可為痛惋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鬼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薪徒酌水泄之沸不見止養人飼

其口腹而利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困何以異此也

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負郭

官田徵賦俱永伴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者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舉業廢濫經延榮利千百其思以奠必然故近者舉業廢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語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襦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竿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申面請不勝愧謝

王廷相答李獻忠救荒書

旱民無菜色由

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

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

荒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

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

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

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復勞苦安得

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

宜為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

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輸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

多雖有銀錢無所羅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

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

使之散入村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  
 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  
 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  
 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  
 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饑饉焉能還償可逐處出榜  
 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為停止無得催逼以  
 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  
 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  
 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  
 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  
 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為得法六也  
 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  
 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犍穀種之  
 給使木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為溝壑之齊七也大  
 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糶  
 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黃埔糜  
 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  
 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屆田野  
 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育  
 牛犍種子之給未流亡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尸流

必講可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為何如  
**劉**  
 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軍事茲數日內

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  
 願問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  
 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患  
 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  
 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  
 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  
 賊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繫若三辰申  
 嚴叅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  
 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  
 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徵侍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  
 闔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為我用與偽官  
 編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申狡  
 猾窟伏山中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  
 主馬能必其耐彼汨如乎左師桀驁狂逞無忌能  
 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  
 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

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  
 不藏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  
 喜真過 **答秦懷玉開府書** 某聞成大功者存乎識  
 計矣 **戰不殆明公** 豈弟舊澤久婉卓魯顯赫新猷再追  
 方召受事未幾三捷馳宣且縛取逆超生致闕下  
 恢復大畧實已米聚目中豈曰管窺班一史稱李  
 光弼入汾陽軍壘壁改色視此決策解圍方戰殄  
 寇者難易虛實何如耶日今節駐河南鼓勵將士  
 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遁伏山中游虜  
 假息諸偽官沐綏而冠釜底待擒兼之卜陳二帥  
 各建奇功銳氣方張尚何眾寡強弱足慮但練兵  
 積粟為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而賦形乎  
 也以明公之識若瞻知之佇俟佇俟孫白老何日  
 出關曷早期會共成犄角白老曾貽書敝鄉深以  
 軍餉不足為慮越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為接濟實  
 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於  
 常事者云肅聯土寨安疆制闕及掌之易大老力  
 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  
 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四舌

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飯土  
 美難以果渡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  
 也附聞以 **答張留孺按院書** 恭誦台諭敝省今日  
 備裁鑒 **矣數年以來** 壯幾盡兼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  
 者明公雄才大畧海內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  
 倍彼假息游魂度當捧首遁耳方今局勢望援如  
 西江之水而驕悍不用命者又同捕雞之猫惟募  
 練鄉勇差有着落雖日前潰敗覆轍當更然訓練  
 未久兵豈受過况勦除之事未知終始恐不可以  
 懲噎而廢食也以明公成畫頒布郡邑釋能者與  
 之共事轉弱為強安知不收奇捷於異日乎禁旅  
 發矣計不日抵汴相機操縱俾師行有紀而惟寇  
 是求明公饒有妙用無俟嗷嗷也桑梓迫心語無  
 倫次仰惟崇 **王斥上邑侯書** 比見足下繕城浚池  
 鑒可勝悚然

予蔭孔逸且康幸甚然私竊有未安者弗敢自匿  
 謹冒昧陳之時詘舉羸在管所戒用一緩二仁人  
 之心傳日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方今蜚鼠為災麥  
 禾不登民失其天道路呼嗟即不敢與長民者繪

鄭圖而發汲倉亦何至殫民力於百役並作使顏  
 闔從旁嘆其必敗乎或曰忍痛殫疽瘁髮極湯非  
 喜痛而賤髮也害有甚於此者也夫人即死饑死  
 役賢死賊刀頭焉遠矣而況生是索也繁役何病  
 意是逃虎投谷之說也道有猛虎食無失人未見  
 虎而先投於谷甚愚者弗出此矣今以未必即死  
 賊刀頭之人而責以死饑死役是何異不必死於  
 虎而求速死於谷者乎按魯釐公二十年春作南  
 門懲梁禍也非可與阿房章華金仙玉真之役同  
 日語也春秋猶譏矧用民有殍父子作採荒奇策  
 耶原其意雖云美而措諸行貴盡善譬之室有病  
 者其父兄為治之初非有怨怒也苟一人云應鍼  
 鍼之一人云應藥藥之人各異方温涼雜進則是  
 人以禦寇也寇下門而役之為民寇者已入其室集  
 厥躬不亦甚哉或又曰弗以累貧不能自存者素  
 封是誅不思素封者初無神輸鬼運之術也不過  
 印天時貪地利而今天不雨土不毛其割而食此  
 塊耶且素封之家其入也十中人出亦如之比歲  
 非河伯不仁則懸騰為虐徭賦繁急家無一年之

餘計地輸輒而外乘城者非束芻也加至數十人  
 捐助者非點金也多至數十百兩此孰非剝肉醫  
 瘡而終存見少其何厭之有汲者不吝深淵與溝  
 澮同涸童子操燭崑岡與握薪俱盡古有巨無霸  
 傭人也食而傭傭會暮當飯無霸與傭儒枵若一  
 腹令傭傭餓五十日始許無霸食則有死無霸何  
 也受者殊耗者均也今動曰某某富誅求無藝是  
 為無霸一飯當傭傭百應五十日果然也有是理  
 哉誠繇斯道勢不驅富悉貧貧悉盜不已恐非天  
 下之福也且登丘夜呼竟成齊讖驪山狐鳴卒天  
 秦祚獸窮斯攬人窮斯亂此往事之明驗也是可  
 不為寒心哉斥愚謂酒多約則多辯令易從則有  
 功如先城池後先池城後相時而舉事留餘以息  
 民康侯所謂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也  
 今有人明如離朱聰如師曠巧如公輸子專任一  
 伎各足以自効苟使之目數蜚鴻耳節鳴鼓左手  
 運斤右手執削則不能論一事勢固有所不可也  
 舍其伎之所足效而責以勢之所不可雖有智者  
 不能為之喻矣語云莫三人而迷貴博謀也斥  
 頑冥不足與計事幸足下以其書付通國議

皇清傳而師上田邑侯書

某等受明公顧復之恩於今五年矣念至德之難酬

卜臥轍之在邇此如嬰兒將免於父母者即有一  
 恩勤出於天性不可強也夫使為父母者猶將念其顧  
 二事稍稍不憚於其子弟為子弟者猶將念其顧  
 復之大恩而不忍言況本無一二事之不憚於心  
 又當將免於懷之日乎惟是苦言之藥重於古而  
 幾諫之義訓於聖則即有一二事相商於前諒父  
 母必以為為愛我也而聽之夫敝邑之苦多矣姑就  
 明公之所為愛我也而聽之夫敝邑之苦多矣姑就  
 訴則一者因丁行差之當革也從來糧從地出差  
 以糧行從無以丁行差者有之自敝邑署事者始  
 彼以蠶噴之狀又值在得之年忘其五日京兆遂  
 創千秋厲階然猶曰暫行一時每丁征銀不過一  
 錢耳豈意相沿成習流毒至今竟游加至陸柒兩  
 矣夫光丁正額止於叁分征至壹錢業已三倍民  
 不堪命況又百倍其間乎且其弊甚至於現在之  
 丁陰去其名既亡之不顯入於籍奸胥按籍而加  
 里書循名而索死者難捕其鬼生者代剝其膚是  
 生者為死者任賠苦也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國所

養者昔無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丁之寡婦亦無丁而有丁  
 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丁之寡婦亦無丁而有丁  
 是無丁者又為有丁者任賠苦也諸如此弊明公  
 豈盡知之所宜教然力革以救目前誠杜將來者  
 此其首一者戶口食鹽之當清也敝邑鹽引新舊  
 額數止於叁千柒百貳拾張保正捌拾餘處戶口  
 眾寡不一每戶每季有輸銀貳錢者有叁錢肆錢  
 者苦樂相懸約畧計之已加派至萬餘矣且其弊  
 甚至於戶書科派那移無論村落大小一任意增減  
 其數保正加征賣放不計家口多少一例輕重其  
 權且又有巡路每引壹錢之陋規且又有經承每  
 引壹錢之常例且又有市棍包攬之愚弄與夫催  
 差酒食之措勒以致存者賦無知矣夫者歌適彼  
 矣又其甚者既去之戶無可追呼則總加於未去  
 之身未去之戶借名流亡又別加於現存之鎮諸  
 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瞭然清查以救目前  
 以杜將來者此其二一者催比用刑之當寬也夫  
 鑄刑書以救世用重典以止亂雖為前人所不廢  
 然原其設立答刑之意輕重固有三等上刑止可  
 加諸盜賊人命衙蠹市棍之害民者其次則刁頑

健訟者用之至於追比錢糧不過薄責示懲無逋  
 朝廷正項而已敝邑素號淳樸正賦從無挂欠似無  
 庸過煩敲朴近者比較浹旬筆楚竟日想或盡關  
 軍國重計不敢過而問焉第見血肉交流號哭相  
 向聲入於耳狀慘於日始而變產支應今則無產  
 可變矣始而稱貸親識今則無門稱貸矣始而賣  
 妻鬻子今則無妻可賣無子可鬻矣況此受比之  
 人原非拖欠之人祇緣瑣尾日多代剝鳩鵲及至  
 羸肌已盡井受桁楊明公天性慈仁豈忍池魚之  
 殃慘痛至此所宜惻然寬省以蘇欲斃之魂以肉  
 垂朽之骨者此其三不但此也外此三端厥有三  
 空徵獸炭而焚林需黃精而斲雪何首烏竭矣悔  
 神農多此一書百合山藥罕矣恨大地寬生二物  
 若是為草木空羨角鷹而絡野漫道網踈思鵬翅  
 而籠山祇因毛貴借皮為衣何慮狼子野心聚腋  
 掇白頰覺狐鼠皆寶若是為鳥獸空昔也清風定  
 藟若地有金蓮今也與隸過祇園樹無銀杏若是  
 為梵刹空不但此也合此三空漸成四盡民之安  
 土重遷者有雁嗷鳥啄之歌而人盡民之安家樂  
 業者有草黃人行之嘆而力盡且也機絲虛夜

而杼軸盡禾稼委秋風而倉箱盡凡此者明公豈  
 盡知之豈盡信之不過內而衙役叢其弊外而保  
 家逞其私噫明公宜急知之宜盡信之矣其初或  
 因時勢之窮而為目前權宜之計此後亦當為萬  
 全之慮而不可留人藉口之端事不自明公始之  
 而自明公止之此固今日尸祝他日誦思而難窮  
 即自明公始之而仍自明公止之此亦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而非晚某等誼關至切情難緘默惟知  
 苦言之利於疾而遂忘幾諫之過於**湯斌與宋郡**  
 憲惟明公熟慮而寬宥之幸甚幸甚

**守書** 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報竣  
 之後聞復駁回即向趙尉處取鈞票公閱仁  
 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吾唯向事得執事直窺利  
 弊之源為吾儕子孫計永久也獨至徭役大軍不  
 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睢陽衛地共有四項  
 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  
 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  
 項總以三百步為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  
 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  
 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



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亦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書  
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強作小畝  
派糧者是名為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上  
以僕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真  
萬民更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為利藪  
擠地既久而詭影愈便故朋謀密議必不肯盡行  
清楚今乘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眾曰大軍與徭  
役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士  
民曉曉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慈  
衷與釐奸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籍  
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札奉啟乞發鈞示令  
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  
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  
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續冊  
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項者赤  
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  
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  
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口之地  
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何以大

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  
地多即纏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示令花戶自  
首四隣舉報不啻墨盡穎禿矣今竟有花戶報冊  
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責在  
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司何事記  
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畝清楚耳某  
等以為詭影之地纏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  
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既無  
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恩流奕世州  
士民惟有焚香頂禮而已事關民瘼伏惟鑒照  
啟

唐柳宗元上裴晉公啟

伏以周漢二宣中與之業  
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葵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罕  
羗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  
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  
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畧不  
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  
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斤逐守在蠻

喬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汗罄效蚩鄙少佐毫髮  
謹撰平淮夔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  
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上河陽烏尚  
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書啟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  
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

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  
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踊

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積  
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

當具筆札拂縑細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  
望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宋蘇軾上號州太守啟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  
之權凡在庇庶莫不欣悌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

邦周封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  
陝鶯花不讓於三州韓公去十篇風光成在賈

島五卅去字景色如初有洪濤灌漑之饒被女郎  
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金銅充物諸

邑良材松栢聯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蕭灑有道

山之況魚北鷗裕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  
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

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  
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與精微盡天

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  
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

氏社命信星言而夙駕思成道化乎其民某仕版  
寒蹤實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

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  
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紵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蘇轍上河陽文侍郎啟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各邦  
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  
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

廷所以遲遲于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  
登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

赤松晉公安于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  
城密邇全洛政獨止于民社樂有助于林泉道大

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張方平知陳州謝啟 伏以  
爵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  
 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為脩散材乏用洎更臺閣之  
 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  
 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未  
 節遂以窮年攝跡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  
 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  
 千百志變理周于萬微大道甚彛至誠斯格敢不  
 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  
 所憂驚乘難效于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曾鞏**

**上韓相公赴許州啓**  
 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  
 秦筮以諏辰命館人而飭駕

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  
 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  
 盛時紹韋平之慶閱忠絕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  
 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  
 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  
 均邊聞之勤使易鄉邦之使降革金輶已嚴入觀  
 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  
 衡葦處勢多奇誤知景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

贊

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  
 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漢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愨  
 文學之廢地懷儒林之

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  
 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魏曹植太昊庖犧氏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  
 各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

召網魚畋瑟以  
 象時神德通玄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  
 其名木德治世撫寧天地

神聖靈察教訖  
 四海明並日月

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  
 人並懼禹歎仰天子授

大運動功恤民死  
 亡命也龍乃弭身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  
 其淵聽臨河洗耳池主

是讓以水為濁嗟  
 此三士清足厲俗

稽康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  
 阿德貞體全擇日

登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  
 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

遐原憲贊

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

清風襄城童贊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憇茲邦

晉郭璞嵩山太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

之陸雲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庚闡孫登

贊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牖龍薈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

寂坐幽岸凝水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凝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發運有昏消達隱

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道遙稽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鑿奇絕

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北周庾信黃帝見廣成子贊

治身紫府開政青丘龍湖鼎汝丹竈珠流

疎雲卽雨落木先秋

嚴子陵負薪贊

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

李于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

孫叔敖逢蛇贊

叔敖

容粹還家毋氏顧訪知理怪蛇爾有張良遇黃石

陰德

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

公贊

昔稱韓相今爲漢師毅城餘石還歸舊祠鉏

青槐先絕

唐柳宗元伊尹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

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怨其遲亟往以觀疾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真一

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行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

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宋朱熹程顥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端日祥雲和風其雨龍德

正中厥

程頤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者希孰 **邵雍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識其貴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今古靜 **王曾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曠五十有裏乾坤 河之圖兮開天地曠五十有

肇端乎神盡心妙契兮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有龜兮負文錫

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富弼贊** 慶曆文老成片言折敵兩朝推兵思浸南 慶曆文

北壽配岡陵鶴降早殞始終之靈 **韓琦三賢贊** 與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隣鄉校勿毀否 與

吾可詢與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人倫曰古遺 吾可詢與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

愛疇若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惠人右子產○猗與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 愛疇若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

貫於天明哉章武言行計然哲平蔡賊不與俱全獨殲大慙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 貫於天明哉章武言行計然哲平蔡賊不與俱全

謝何能北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右裴公○猗與王公伐 謝何能北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

我宋基股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膺制政由房惟

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窺茲進賢遂光重離其重如山鳥可妄移其平如衡鳥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 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窺茲進賢遂光重離其重如山鳥可妄移其平如衡鳥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

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為公 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為公

**明李夢陽殷三仁贊** 殷喪厥馭姦宄帥師天乎下獨支何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右 殷喪厥馭姦宄帥師天乎下

微子○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 微子○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

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啓存祀于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國禎人之云 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啓存祀于以殺身殷稱

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右比干 **薛瑄** 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右比干

**曹端贊**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

**馬文升白良輔贊** 出于華胄生于洛陽氣完而厚之戶牖少年登第大揮五色之文章一蒞栢臺而 出于華胄生于洛陽氣完而厚

風裁克著累膺上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息若雲錦之隊其勵名節也強毅如鐵石之腸存 風裁克著累膺上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

心恬怡不柔不剛臨事詳審不低不昂講性理而

接伊洛之脉論太極而登康節之堂其淡泊而守  
如泉之俸娛詩酒而安素位之常噫斯人也吾知  
其福祿攸崇蓋騰騰乎其未已而其事則知也  
功業之遠駸駸乎其未可量也耶

箴

漢楊雄豫州牧箴

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

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鵠墟四隅咸

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

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

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

九州至于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

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叔為

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崔駟河南尹

是從是橫徹我牆屋師尹不匡霸奪

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崔瑗河隄

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司空爰奠山川冀

既礙播于北野濟潔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黃

宅乃州澹蓄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

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

淤水高居民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溝浚宣房

作歌使臣司

水敢告執河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

篇

廣陽雄深州牧

夏成不都成周侯

武才廣有鹿聖用

水郊古時阿

并烟剪引巨

然水高昂另益

矣又周衰其靜

以心能驚苗

焉歸于其

資源

西黃不鑿于

地昔歸泉

高而六亦

夏丘空

莫山

川

景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